國史

十三

終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5289	
冊數	13（13）	
函號	150	22

内閣文庫

和書 類

一五二八九 號

一三 冊

一五〇 函

六 架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明治十三年購求

孝貞傳第五十　　巻七十五

行之美者在人之子則莫若孝也在人之妻則莫若貞矣然也彼其為人之父為人之夫者孰不朝夕教誨臥起箴誡而望之于婦哉而賢者或無得之戻如虎狼妄如聾瞽而遜悌孝順有稱于其家者尤可怪也豈所謂天命之謂性者耶非耶德祖之行之篤以淺妃之故太宗戮不免見廢矣其終請贈外家者抑何其至也而駿虔以怨望死天壽主有放恣之声而天崇主其妹也拒命于嫂叔之義也嶋勝猛筒井氏之亡命而為三成之腹心豈有教之云爾乎其二子

以孝著甲君之暴也子弟女子有高母之行何哉
島勝義父曰勝猛為石田三成将慶長五年與兵至
関原戦敗死勝義兄曰新吉従父死勝義負母従少
弟已変姓名如駿府居十年資糧尽竭兄弟相謂曰
無奉母之物何如會懸金于市購求耶蘓将尽誅之
令弟変告已得金養母弟驚曰如何告兄我為兄死
耳兄頓告我勝義不可詣吏自首請給金于弟々亦
詣吏言勝義実非耶蘓駿府令考験告上々名見二
人食邑
沢橋兵大夫加州人也備前侯娶加賀女其母従往
遂為世子八郎乳母追従備前侯父子于八丈令奴
婢勿得従帰夫人于加賀乳母詣吏将自殺吏止之
言上遣之是時兵幼留夫人所元和中上如京師兵
已命為僧遮駕請従母于八丈上憫焉令召母々書
拒之責以忠孝之義上使吏諭兵八丈竟不可得往
吏何欲為兵曰願令加賀与之衣糧臣母亦慨上乃
許之令兵復仕加賀
肥前守大島義也事母孝母所言必曰諾弟曰播曰
有若不可為則失言夫子何不面計可否義也曰否
事親者以順為本當其受命成之与否豈可豫較君

子以義也為色養之孝室永中官至雷守
富士郡今泉冨人中村五郎右衛門親老而耄所求
無不供嘗若暑欲雨五郎乃同奴婢自屋上灌水父
毋先目盲以為天雨追五郎將出使婢召之曰雨雖
止塗泥何不着屐五郎乃着屐成声而行父毋死執
喪其室出入必告如父毋在時里中貧者假貸曰与
之聞人之急親往問捧金席而去其人追還之五郎
謝無有如此不一天和二年三月上遣使者四方還
具状以聞命蠲復其家世々無所預五郎死子孫産
業不能如故而孝義不衰

長崎賣菜者名甚太有父耄失明甚太早起炊熟至
寢所曰某有飯某有羹擔菜出鬻吏有所浪倚戸仍
呼有告之者雖遠必帰供之復出莫洗溷厠而後理
明晨可鬻者長崎令河野通定知之偶有父子訴者
召甚太與之金且稱所聞某孝語訴者曰不知父子
禽獸是已上之置吏者使治民也其豈預禽獸之事
使放遣之其人大悔嗟改行追後有孝慈之名
僧宗融不知何郡人居長崎高雲寺使人迎毋々無
魚不食使所善過者買魚弟子諫曰夫人雖老不可
居寺況羞魚乎宗融不可出視善魚親買持帰毋死

後不知所之
長崎人千布仙古有姉毋欲為嫁娶仙曰措其毋而
未安事人之毋姉亦曰豈措己毋而事人之毋乎終
至毋没又有吉兵者縫席為食有一弟一妹父毋為
謀嫁娶妹曰有父毋与二兄去之矣適二人亦恐娶
婦不孝頻固請不止因所親請止父毋死事吉如事
父毋吉死事次兄如長兄長崎令佐久間信房賞其
孝友享賜之
德宗為紀侯時紀有殺父之獄其子曰是我家之父
何于國事而深究之紀侯聞之曰是我不德而教之
不至也使吏教之三年其子愀然涙下請死迨入彖
大侄有以孝義聞者或賜田宅或与銭穀旌其行也
使孝士記之顯示四方孝悌之行於是乎起矣蓋善
勸奬之其在諸侯備前洞津會津島原多孝子非是
其地多孝子上之化下孝之化無行也
川井正直洛貫人也少時父毋憂其好飲酒年五十
始志于学受小孝于敬義夫子於是悔往日薄于親
絶不復飲酒竭心力于事親父没為三年之喪父之
喪未除喪毋復三年後慚貫為農人或言其父之難
事正直聞之泫然泣下久之曰我不幸遭鴟梟入室
速驅出之其人不肯去懇求見教正直乃責曰子之
至于斯者足也告于我者否也否与足皆親之遺體
也以遺體毀木體天地之所不容当伏棄市之罪其
人伏地泣曰小子不聽有德之言陥于大罪請從是
改行乃謂其父曰古人有言遺子黄金滿籯不如教

子一経令嗣可為善之人也以不孝至此頼念之其
人竟以孝行名于郷里淀侯李于長澤虎淵之上有
高行求見薄淀侯為人不應侯後為鳥羽侯殺國餘
大炊頭松平好房島原侯世子也幼見削刀錐針于
室堂中恐父母鰐覆帰之其所望花月必告得珍必
羞病則不離側先嘗先試不敢懈雖閨室及父母之
事正坐拜跪如面命之者既長守倹素慎持養懼為
父母之憂讀書見忠臣孝子之事未嘗不三復年二
十一卒至死強病恐父母憂之也父忠房葵之不以
浮屠之法以世子意在于此也

伊達治左事松江侯忠晴以為奴婢不能適父母朝
夕祖執事得一魚父曰為鱠母曰作羹治左如言同
進出則負行如矜力者侯嘉之餉珍奇佐其養

神田孝子五郎作幼其父有罪拷問見之不自勝請
代坐知政事忠秋勅吏聴之啓出血不変白薄其罪
出之

備前紫木村甚介有兄世不欲与之居如甚介之家
人問媼不衰曰雖公侯之養不我過也何為衰哉兄
復曰田薄思欲更之甚介欣然許之所収信于前風
蝗不傷禾備前侯名観復田祖熊澤良介至其家観
事母語人曰如尭舜之時

三田村孝婦舅使之虐無旨不楚撻然事之不怠曽怒
其睡溺曰孝婦引罪自痛涕泣洗之舅大慚悪宗初

使者至備中舅詰館告以状
紀伊完粟賎女也父躄不能起紀伊扶持不懈又躬
治産為衣食隣人曰子任辛苦適人得其力不勝終
年拮据紀伊謝曰事夫復得事父如今日哉完粟侯
聞而嘉之毎歳与米養其父
一志勢之南鄙也有孝子名杢平、父年八十餘歳如
山田載如祠官家食則餕父之餘賓客坐堂美食對
之無愧色妻弟妹事之無不如意見其孝友多聘妹
養弟者弟妹不可曰奈何以身之故違父之養哉侯
聞之賜金五両又河上邑同時上六孝子皆蒙奨賞

廷玉頸城聾者嘗夜雨風甚其母病欲魚之市買魚
魚肆憫焉曰廷玉来苞而与之帰家見之無魚廷玉
意其處遺之行求之便得後其母欲食雞之市無雞
帰持庖刀而行没海親採有章挙丈餘以帰貼頸廷
玉以庖刀斷其足又得大雞出里人以為孝感之所
致出銭貴買走告吏庄内侯与之粟使養母
細川忠興襲父為田邊侯夫人明智氏名玉日向守
光秀女也光秀弑尾君名忠興ゝゝ曰此以我為壻
子立逐夫人出之秀吉誅光秀使忠興復夫人然夫
人以是不悦秀吉之義秀吉設猿舞観諸将妻子夫

人稱病不出私傳姆曰我婦人也縱不能死仇忍見其面乎後忠興從伐會津石田三成作乱収諸侯妻子夫人使人對使者曰婦人之義唯夫是聽妾不知忠興如何不敢出使者三反藝侯曰莫使人劫此遺兵圍其家衆欲鬪夫人止之曰我不知可否我死事已自陥吭而死

横垬侯有馬豊氏夫人者神祖名松平康忠女嫁焉豊氏從伐會津夫人居阪家亟見三成作乱恐為擒避夫人〻〻曰子之欲遺我非横垬則三田也非鳥魚遊而至也為追騎所獲二宗之辱莫大焉若召我者辭以無侯之言不可則死使人齎書遺豊氏勉以忠義之言豊氏得書進上不敢先發迨後益封豊氏世稱為賞夫人

甲君初以油川氏所生女阿松許尾為世子婦未適謂尾好及覆絶之婚一年甲君卒嗣子無道國日蹙阿松次兄曰仁科信盛居高遠名阿松欲嫁之斷髮誓曰妾前受人之聘雖未醮忍背之哉且妾之所以不死者為無祭者乎天正十年尾世子率兵屠高遠阿松以春日氏所生妹与兄弟之女三人奔武州匿安下山紡績為食北條氏將爭欲聘之阿松恚曰雖

亡國之餘不復許此輩絶不之應聞其守節無復之者参公遷江戸令吏致衣糧趍茅于平川居焉納其妹生信吉二姪嫁内藤忠興宮京義久阿松之節天下無不聞元和二年卒大宗晩年置田奉其祭祀

水戸有士曰皆川藤古生二女一男子而死々後爲仇告事耶蘇撃三子于獄滅其家一婢抱女入獄語吏曰主母臨死執妾手曰此女汝子養之言猶在耳廃之不如死且也三子淂妾活不淂妾死願妾事三子于獄中不止三子得全妾亦不死居獄二十餘年未嘗失礼于孤子義公多其節出以嫁富文

長崎氏友田氏妻生一女嫁之夫無子有二姪育之不異所生追長夫怒其飲酒樗蒲逐之泣止不可以爲夫家無種爲買妾已別築室居焉一年生男妻曰妾少恐怠懈取育之已室追有三子語夫曰我於世無願妾卒三子事之如父母云又有負婦夫亡命糴養舅姑田藪畝瘠确在山谷之間作香蕈之食雖嚴不使舅姑炊洗食器而後行其父来自天草欲嫁之婦曰娶妻爲養親也妾不能助夫爲義又不能養其親孰与同居長崎令大岡清雄表聞賜米十石銀十錠

福岡貞婦遠賀木守氏源六妻也元録十六年夫死二子幼父母兄弟咸来欲招贅養幼児保田宅不聴其父曰婦女子不能全田宅使二児失所不知為耕種汝仍不聴翁之言婦乃泣従迨後夫将至縊死吏驗之無宅事侯賜米十俵賑其家令里中為耕其田以待二子長著婦貞節

貨殖傳第五十一　巻七十六

食之於民莫急乎此而無衣裳之防寒室之掩風雨人亦不為人也三者具而後可謂之完矣而觀全之在乎耕之織之営之也既欲具之非鐵不耕非絲与麻不織非材不興此皆求之其郷而不可得在乎有商通之有工規之也商通其物工致其力無貨利之用何行焉論者或空言非之欲復之上古之朴一切之議不可通治道者也夫已有貨多者為富少者為貧也殖之有術守之有法用之有量行之有方趨之有路去之有時竭心力智巧之所暨哉其従我所欲

為也形也無象大要帰守善處人之所求耳是以脩
見求郷者有見求里者有見求国者信以守之仁以敬
之義以取之礼以分之食重品身奇繒蹀華麗重師
之堂栄其親属贍其知友豈非賢者哉
嵯峨角倉宗桂以財雄天下其家足利氏時以醫著
天文中宗桂族子策彦二遊明治帝之疾策彦子曰
光由字了以渡和計川如作州見以為白川可通慶
長十年因近臣言通大井川京師上許石之大者以
機驅之根着者鑄鋉椎長廣可三尺舂碎去之出水
者燒而泐之廣而淺沱而瀦之如瀑鑿而平之作之

数月成上奇之使通冨士川天龍鴨河莫不如意渓
谷之民以為非魚走水以是其家復冨子玄之孫玄
徳並善治水産不及了以之時了以弟宗恂学藤粛
精陰陽之説初以醫仕秀次後南蛮献赤玉成枝繇
者及石薄方尺群医無知者宗恂曰是珊瑚也是拍
枝瑪瑙也細言蚕人種採之法一座大駭宗恂雖博
物亦以生冨家也著書有数種角倉氏始印字成書
於是経史多出于世其存者今人謂之嵯峨本
河村義通倉傭作江都粥衣被飲食之具為貨将如
京師至小田原有老人与之語笑曰子之窮也宜哉

求富莫若江都〻〻天下之貨聚焉且視予之面非
久貧者予勉之義通再拜曰謹承教帰至品川休楓
樹之下思之無可復為者偶有舟壊所載菜蔬瓜茄
掩水而下拾得積隄上往粥之工官因供工官之役
少有贏餘乃大言曰我有千金起室屋通彌明暦三
年江都火所作便焚義通大窮視橐中僅有十餘金
馳得之木曽以錢筋貫金与之主人之子一郷傳大
恭敬唯其言之從尽木曽買良材居三日来材者大
至從義通買之義通此時空囊得数千万金又有巧
思為人画策得其饋遺有所興作精思從事役首功
倍出以杖挂敝菲錄之絮牆土其受棄物如之憲宗
時命義通治澱水二旬而畢聞新河防阪北之害上
善之名新河為安治川世謂之廿日水積其土河口
謂之瑞軒山瑞軒義通所居也子孫車工官列于士
人然其家竟衰
織田信長圍長島遣人桑名假糧山田了純指囷与
之有十七万石了純無恡之〻色而軍不尽用後有
桑名者有事則就乞假以 江都俗濶畧軽産處視而
移不適江都
末次政直堺人也以曉外国之事預互市之議許以
私舩之外国贏臣万堺中豪争効之無出其古者後

為代官列于士人子茂房寛文中坐其家奴持国之
畝籍兵器諸応禁之物賣与外夷籍没其家珠玉珍
宝其直當天下之半
紀文以粥材起挭枏椽章入文之家而後得行憲宗
好與作大卒咸用文之材作寛永寺至一日取司農
金五十万然不為積貯用之如泥沙不恪其役使豪
傑雖国君不如少忤之立使得死海運不利取之匠
作納于修理取之修理納于匠作移徙若寄蓋以此
富亦以此衰老居深川東不免饑寒死文之子煥字
章彥以儒名京師

阪巽氏之先長良渉人者名久左拯謹良不貪偶有
遺金在舟久求其主不得日之卜者問之州名神必
祭以不得還金為憂三年有告其主者久負金往与
之其主長者也尽与之久々不受唯請祭神謝巫之
用皆有記其主愛之使鬻炭不収其息久亦賎粥以
故大售數年至巨万傳于無孫養木津氏子号為久
左又無子以岸曲富人唐金氏子為後為幼故名木
津氏之第吉兵使視家事吉兵賂阪尹稲垣種信求
代之有長老異己者求罪斥逐長老詣江都愬之削
種信邑免其官屬吏受賂者尽誅之吉所居事僧知

岩行貨有記見罪者甚多徙吉于三宅後赦還居大
津猶以貨故也
元禄中有請為飛銭者其法受金于阪九十日致之
江都如此月三所受金常在其家而大賈錦綺綾縉
賣諸江都以其直致官吏民無持金之遠者而飛銭
家享利尤多上将許之會其人死松坂人三井七郎
家累巨万其肆長八郎継請之大得其利乃移居京
師賣絲絹于江阪其利又倍飛銭粥之不豫價自三
井始八郎子六人皆仰衣食于其肆至子孫推長者
兄事之尤有家法祀法有徙居于諸侯者不削其籍
而括其貨如三井皆苦之
佐野飯野氏善耕可田四五万家僮四出為商不閑
其所賣買任其視時轉移寛永初造大舩往買米加
州吏問幾許答曰唯所与之吏給六万石責其金其
人便納如其價加侯曰此其富足敵一州有事当保
其力減價与之従此阪界富人争効之運奥羽加越
之糧諸侯頼其利飯氏家僮不相識面佐野貪者常
食其家云
神祖所愛御茶屋後藤等出入言市井事使買物市
竟以納上衣服為業方德祖愛駿侯母子観其所賜

帰求之春姫〻〻泣不知所為後藤乃因姫進舜者
之衣百稱又常供所求不求賞既世子立是為大宗
命後藤專進尚署所供是以大富亦善兼并之術貸
錢賭其宅少其息緩其期不之責又之不能挙契而
納其宅

鴻池山中氏其先雲州人山中幸盛後也以釀酒雄
天下兄弟十八人分貨異居一家有急其餘斂錢助
之切損其家世〻守其約不改自阪以西諸侯多皆
仰給山中氏將挙事必先与之謀擁倖封君有若負
其貸者阪以西豪為之不出貸是以息錢日孳鴻池

之分三井之合於其貨世謂同其術也

徳宗時上総高間氏那須渡邉氏以貿糴致富積于
海道高間點黠著下戸不能食大誇暴其家所有書
記咸燒之然其產不以是衰後二人貸金姫路侯不
見還家產凋耗無知之者然姫路侯不以是富益貧
借貸破產者相継殊可惜也凡售多者莫若布帛其
次穀其次酒醬材木之利也積久而後可得也

凡万貨之行聚也有時散也有時有若天道也俯則
拾仰則取一錢之出必也熟計而後用之如此或有
趨貪日損千金不墜其業者天下多其聚則貴王侯

為之側席散則賤匹夫羞与之爭万家之都有長夜
之娯十室之邑無百頃之富盖以所殖寡而無所帰
也多帰則多積少帰則少積無不有豪勢必不得平
也多之極日華天下之賄而不止少則専一郷之藏
々者必散不散不可聚巧者散之有餘拙者聚之不
鼎食之家或不饜糟糠負擔之夫或光栄宗族以
此故也
関東貴趨時是以多暴富無頼少年雖賤業其屋可
連棟也関西多世業其善在固守治勢之間尤纖嗇
不迂唯阪去洛十餘里其俗錯雜而海陸之所輻輳
獨有関以東之風猶稱豊臣氏之奢侈焉阪以南之
豪大概造舩通天下之衣食々々多之地民寡々々財
之奥羽之田當天下之半而財不足俗俚而難化越
後似羽有枲漆蠟之饒日夜歌呼而飲其貧者望之
不似人越後西為加能越負海抱山勢如金甌財用
交子多賈人貴儉約也以服玩藥物出粥千里之外
三越奥羽近極而寒冬月常居雪中行旅苦之時有
凍死者富士之南為駿豆地暄貧者或不絜駿有十
一港冨国也西伊以西山陽地狹民多論財不顧骨
肉山陰貧而亦苦寒長崎以蛮物致冨對馬以韓貨

人参木綿拯美豪華多詐偽薩出漆蠟硫黄丹礬之
属多琉球之物其俗善鬪不畏死南海矜誇無信採
海物為生凡物之美者洛織染釧組伎藝百工音声
南都墨紵尾濃之稲飛上信之材佐渡黄金秋田銅
山陰之黒白山形櫨脂和江駿之茶紀肥之橘南越
濃長之陟厘上加之頌會津之蠟々出于漆有漆則
必有蠟肥備陶器松前昆布奥北之駒鳥羽摂之酒
醬木綿其餘牛馬舟車魚塩毒薬無財役民無械而
織無田而耕一鼓提巨億者往々属郡国国俗作則
唯黄金官專其利在諸侯之地者僅与三之一耳作

業工者美衣食而富不如農々富而不能大々者必
有為也不如商之坐運籌策專其利而婚姻食饗與
作非有商典之不行也其富有以也夫

浮屠傳第五十二　巻七十七

愚底洛人也字勢誉親忠時居参西光寺謂親忠曰北條足利二氏不知撥乱反正之道資擾乱棄瘡痍為政天下以故不有一日安也願公救此氏于流離饑寒之中使存焉而積念佛之功此焉而受浄土之楽則浮屠多生一殺之巧聖王治乱誅暴之兵也親忠曰善兼教明應二年大破上野兵于伊田河水為之赤風雨至毎有戦闘之声建寺其地居愚底々々至則其声乃止愚底名寺曰大樹院為松安公子孫必有応此名者後有天室者居大樹寺

天室小田原人也字登誉自言力過六十人聞駿君
義元伐尾死哭曰参公不活少項笑曰参公帰明日
参公至大樹寺従者十八人将自殺天室曰寺中有
五十餘人驅農貫可得五百人戦不捷而死未遅駿
十二城尾所憚公已今日休士明日攻大高攻大高
不獲公來公所在聞公在鳥率兵東嚮雖疾馳不半
日不至是於修戦具有餘参公曰無險可據若何天
室曰無險能攻乎作旗幟設疑兵布士衆如宿将之
為也参公曰師先我死無道我者天室書旗以厭離
穢土欣求浄土字問曰公何用戦為荅曰小則啓疆

大則有天下何為欲有天下曰光揚先祖傳業子孫
天室乃曰如此亦賊已幸得天下猶飄風不崇朝也
逮身不能保安施其慶于後哉夫君師之設非驅生
民而供其欲也為禁某争藴其息也是以善為國者
不為兵首教而不從而後刑之礼而不來而後伐之
是謂以殺止殺矣願播唐虞之化願布浄土之楽是
謂菩提心矣夫然故鬼神助之所向無敵且佛以信
為教三軍之士知死必生楽土信生必受厚賞夫然
故矢石不足恐溝池不足踰是八字之致也天室弟
子祖同力敵八十人執公之書公令之開門祖同曰

敵未可伐公姑待公援力所関三而後開門尾兵不
戦逃天室曰駿兵去何不早入據城参公曰得無太
急乎且若無粮何天室曰城不可虚有若據之者大
事去矣百姓待公久矣君入不憂無粮参公曰善明
日率衆入岡崎百姓傾畜積奉之如天室之言後親
鸞徒㝡率千餘人伐之詰公曰公必有天下我老矣
而不逮見也天下大器也不可径取敬事大国以俟
天下来与也公莫以我故封我弟子而驕之勿加我
號謚而矜之但願與我教納此民于楽土後江戸有
存應者

存応武州由木人也字慈昌参公卜居江戸未至城
見僧説法者寺曰増上名曰存應為名之美約為檀
越慶長五年将誅三成過見存応々々曰佛以弟十
八願稱為願王適應公之姓公復安斯民應願王之
願三成死天下尽帰参公是為神祖乃曰存応之言
建十八寺祈國之福存応曰若然餘法必衰餘法衰
我宗亦衰上已以喪祭命浄宗願以餘法祈国之福
普山因薦天海見之天海年八十餘状貌甚儒食燉
豆壮者不如存應大驚責普山曰師其悔之天海果
大幸神祖迨移居駿府受天台所謂血脉者存応聞

之如駿府神祖不見之使吏詰曰不速帰徒　海島
存応曰貧道老矣不能疾趨遁刑率徒弟数百人如
海上神祖自楼上望見思其前之言々之有応索天
海所上之記契之會阪之事起存応請間曰往必居
婦人千軍中為之泣言阪主婦人親多城中人也必
浅之其所親而後令本願寺請和々々則所欲于阪
可渇也存応得于上多此類也其徒倚勢犯法吏常
容匿上特尊之罷大国（徳寺）師（以存応代之）後有幡随者称為聖僧居
下谷寛永中奔如長崎化耶蘇徒教之念佛有祐天
者自飯沼移主増上寺為衆所帰

清康時有禅僧模外清康々模外曰我夢握是字何
祥模外賀曰夫是於文為日下人也日下人在君之
手吉孰大焉三轉為家非君之身在君之孫也清康
大悦約為壇越為大樹寺所阻而止建隠居焉号曰
龍海

崇傳南禅寺僧也字以心慶長十七年奔与京兆尹
主天下僧尼秀頼令僧清韓造鐘銘崇傳曰葉上釋
迦葉中釋迦互為主伴言豊臣氏復有天下也国家
安康言無上則国安也其言之々意不可勝説大逆
無道神祖以為然令知政事正純雜治秀頼遂不能

自明而死是時前大納言日野輝資致仕居駿府与
崇傳擬古礼儀式大購古書崇傳往来二都無定居
出典賛謁入預謀議用事比権臣大宗立以其曽事
駿府悪之然不忍罪之崇傳知之以憂死
天海會津人也或曰大将軍義澄妾芦名氏義澄薨
帰會津生天海云幼不食酒肉聡敏有異于人也天
文中如叡山為僧博究百家之言帰則會芦名氏亡
逃之江戸崎神祖用晋山之言見大海共語大悦為
権僧正将川越為規地益喜多院轉為少僧正語天
海曰吾聞葬鎌足于阿威一年遷多武吾死葬又能

一年遷日光使天海記之徳祖至孝幸于神祖者無
不用其言追厭代崇傳与知政事正純薦吉田宗源
典葬理之事天海曰非遺命傳曰唯一之法咸依豊
国之仪豈曰非遺命海曰山王一実習合神道也特
用唯一非遺命矣且亡国之事何足法也上不懌曰
神祖固貴仏使板倉重昌林永喜之京師賜以習合
記是以光陵之議赴拜海為日光座主命如京師先
驅将送之遷大僧正以上野侯茅為寺居海為号曰
寛永寺使親王守澄為弟子事海大宗益敬海使祈
嗣海言壇上有帛書曰福徳知慧之男其夜夢見神

祖抱鶴雛与海使侍祠者侍中中根正盛報上曰子
逮往与世子已生正盛遂過中使曰世子生於是上
大駭謂左右曰我視師如視神祖寛永二十年海年
百三十三死使侍中正綱葬之日光初大久保忠隣
影畏正純無敢言者海侍上極言其冤雖不用挙朝
稱之神祖疾左右語以生平所好鷹大駿馬猿舞等
咸不応海曰自古明王預知其終以後事為慮而為
此等語神祖竟不起如海之言又見神祖常言嫡庶
無分
宗彭出石人也十歳為浄宗之僧非其好色三年受
禅于宗鏡寺長遊江洛之間備書為食濯衣裸待其
晞其又好音毎省之歌以遍其意慶長中衆知其有
徳主大徳寺秀頼召之不往好遊名寺所往乞食不
煩主人或堀菜根食之或識之不出窟伺宗彭笑而
不迎寛永初宗傳言大徳妙心賜紫不請江都背神
祖之法上乃改之不受因宗彭上山赦帰出石是時
柳生宗矩言上学剣者當静心々々當問識者上問
當世誰為識者曰以臣所識莫者宗彭上乃召宗彭
居品川之上復二寺賜紫加宗彭國師宗彭曰二祖
徹翁号不稱徳貪道得以身之寵任及加二祖栄孰

大烏天子許之宗彭病語弟子曰古人多作偈示後
如我杜口而去耳使人画圓已下點于其中曰欲觀
我者見此画死使埋之中路上後至烏置一石于其
上

素心春姫兄之子也加賀御小松守前田直知娶为
妻直知死適會津御町野幸和生女其女嫁岡善右
生振姫久之以幸和死為尼有禅機与宗彭齊名上
見之振姫之房築寺居烏号為濟松

了然武田晴信曽孫也父曰葛山内記徳祖之納女
為女御了然預選充少御女御為后崩了然帰居江
都為武田寿菴妻生二子了然雖有出家之志為寿
庵買妾去見鉄牛請為弟子了然雖有子容色猶盛
鉄牛見之曰是法魔也使弟子出之門了然即至白
鷗〻〻又不受了然将帰過市中有銅斗盛火了然
借見之覆大自熨其面一市大驚遂為白鷗弟子莫
能及之者白鷗木庵弟子也

隆光河邉氏字栄春小泉人也以祈禳出入本庄氏
家其家有女子是為桂夫人生憲宗使隆光禁星有
験命赤石侯造寺城北居隆光為大僧正領筑波徒
兼僧録目隆光承間言曰方今天下無車所畏四體

耳上生于丙戌年戌為犬令犬無折傷夭損則上之
體自然安上從是多忌諱下令曰人之所以異于禽
獸者以有慈仁之性也而其為生之物則一耳今食
其肉藉其皮以為当然甚無謂也縦不能悉断而妄
折傷夭殺吏於是以廢格治之有仇誣告報其怨用
刑深刻以冀止之一犬之禍或至数百人延燒及家
則棄子抱犬病則藉食飲藥有犬医治之死則告有
司左右郎中官多素食媚于上蜈蚣蜥蜴之類籠出
之野附之有人放之有所野獸傷木不得殺之天下
為之騷然奉真言教者小池智積二僧正新福圓福

金勝弥勒稱為七坊有勢無不畏之初上以明信主
嫁紀世子民間言隆光為詛世子盅甲疾〻〻以故
又病以欲使紀世子得嗣明信主聞之不食而死甲
疾病已為世子憲宗廢代世子立是為文宗隆光恐得
罪去歸和州德宗時死
西本願寺光壽字教如親鸞十二世孫也姓藤氏親
鸞受浄土教于慈鎮以為与衆同欲而後可教衆通
九條兼実女生子男女各一人自名其教曰真宗其
弟子咸娶婦食肉男後居一身田今有其子孫女通
侍從高藤生二男子居六條道場与法光寺爲光壽

父光佐字顯如戦姉川之年信長攻野田福島不抜欲移本願寺城其地光佐不可挙兵拒信長戦五年糧竭藝人村上景廣与羅光佐破九鬼嘉隆于海口娶朝倉義景女為光壽婦与共攻信長天正八年信長已敗義景北地尽平天子乃詔信長光佐解兵光佐謂其下曰信長不可信也出城逢敵噬臍無及使光壽守大阪聞我至雜賀乃去光壽聞光佐至雜賀去兵如若山十年信長子信孝軍于岸曲号曰伐四州裁曰光佐前畱光壽于阪奉天子之命不遂行不可不行誅南襲雜賀會信長被弑引兵帰大阪於

是光佐益安文祿元年光佐死光壽立朝秀吉于名古屋光壽有二弟佐超字顯尊居興正寺光照字准如居本行寺咸異母準如母善事淀夫人陽稱光佐与準如書屬後事准如宜嗣秀吉信之令光壽致仕其下大譟曰光佐令光照居本行寺何得遺書为後此必有姦欲挙兵作乱光壽止之曰兄去弟居衆何患光壽有茶壺甚愛之於是獨抱茶壺行参公〻賢之屢召与語使信雄為秀吉言秀吉高其義善遇之慶長五年光壽光照将之江戸三成使人追止之光照乃還光壽固德参公往見参公〻〻悦曰師果賢也

典参以東寺事平立為門跡使其帰阪三成欲誅之
秀信止之三成死其黨慧瓊匿于六條端坊〻〻者
佐光照者下間頼廉孫也而夫妻誅死光照恐使〻
献遺于上棄諸門庭之間無敢通者上欲遂黜光照
正信曰不可上揣不見其父居阪以織田氏之衆攻
之不克今専属諸光壽後世未必如光壽其勢難制
也兄弟両存之便臣光壽擅越不以私废公上乃立
光壽為東門跡与槍兵五十光壽辞邑曰負道得此
為過矣復望其它光壽子宣如善車春姫数朝適上
之旨光照為西門跡並建寺江都使其徒〻其所欲

属焉東西益詰怨享保中嗣絶以姫路本徳寺採誉
弟證誉為後證誉好騎馬使刀搶其下化之裸游女
泳水不為者殺之左右奴婢少忤乃死寛保三年二
條氏曰我典本願寺不言羅答言使致仕徒其与為
悪者于海島是年兄採誉与姫路侯會猟畧民婦女
以罪見幽

史臣曰戦國之時天下無讀書者讀書者浮屠耳使
我生其時亦将從之学且愚底天室之有益于参錐
古名儒何以加焉彼預人家事与擁衆偪彊其徒耻
言之何足論哉何足論哉

叛者傳第五十三　卷七十八

酒井忠尚者氏忠弟世氏忠将死属孤忠次治其衆既多取其邑是以叔姪不相善又譖酒井正親石川清兼竊權專國納言怒而数之二子陽為不知待之如故忠尚愧不出稱病篤遂与松平清定入上野以叛納言攻清定降之釋忠尚守上野天文十七年参駿破尾于小豆阪忠尚不出聞尾破乃来國人始大悪之永禄三年從攻九根遂從駿君入桶狭駿君死忠尚逃帰因是尾益強求平于参忠尚子質于駿恐殺其子止之曰　立大国之間者兩不絶其交夫人世

子在駿願公而如尾如尾天下不信参質子参公曰
謀国者不謀妻子々願為国攺圖忠尚変色曰臣寔
為国豈為私計因謝趨出鳥居元忠等請殺之公止
之曰彼其言善必不及忠尚亦稱病不出親鸞徒起
忠尚發兵応之戰不克降一年謀叚集兵忠次廣孝
伐之衆潰奔駿
大賀弥四奴也捷給善吏事稍迁代官典化地二十
四郷所言無不聞權勢比列將以詐偽得人之心相
結擁蔽耳目有得賞者則曰我為之請矣罰則曰因
我免死是以雖士人多歸之是時参方有甲之憂恒
常居濱松岡崎兵二百餘毋子信康居守弥自以為
罪多恐及誅与小谷甚左倉地平左山田重英謀賣
国于甲曰不得近藤壹岐不成諸壹岐曰予白公与
子田世子知之乎壹岐雖剛直愧為弥薦遝其田公
使吏詰弥々曰事急不可不発甲攻其外我從中起
誰能拒我諸將從公者聞妻子為虜太公来此公失
諸將疾走帰尾要撃之必克天正三年四月甲兵至
参重英於是悔為弥所誘見世子悉告弥謀毋子乃
使左右逼重英家聞与弥諾世子信之縛弥送濱松
遣使者斬倉地小谷泗逐初弥妻諌弥罵曰使汝為

参夫人猶何言妻泣曰是豈为人臣者之為子於是
子女同磔于岡崎埋弥出其首割竹置其側使観者
加諸其頸三日死参、公乃起兵破甲于長篠甲從是
衰
伯耆守石川数正者日向守家成兄子也初与大久
保忠俊謀納贈納言後從参公居駿宮崎既参公帰
尾因数正求平于参数正高力清長會尾將林通勝
瀧川一益于鳴海正二州之疆約束已定從、公適清
洲数正以為参与尾平駿輕辱夫人世子無参人死
之参之耻也謂已之駿是年参破西郡屬鵜殿氏長
氏長駿君太愛之数正乃説駿君疑夫人妻子于参
求氏長駿君從之是時参駿甲尾咸稱数正之義親
鳶徒起数戰折其鋭賊平賜食吉良参公滅駿封家
成于掛川使数正代家成將州西之衆姉川之戦参
兵少退数正破敵河中敵竟大敗御方原之敗数正
還擊敗敵〻是以不敢逼甲君入遠州参公兵四千
陣于小天龍西當其鋒数正等將三千在其南欲待
其合伐之甲君乃退甲君圍長篠使求救于尾与尾
君至大敗甲于長篠南從攻小山從取禾于田中擊
破持舟之兵甲兵至二山数正康高諫曰甲雖老猶

足遺毒于人背數城當強甲為公危之參公曰善以數正為殿卻軍明年又川田中之麥撃破持舟兵攻藤枝功多拔高天神斬首四十級從定駿甲從如安土尾君親執食餉數正及酒井忠次遂從如大阪會尾君被裁而反遂從入甲相君從參兵十餘里數正整兵当之相君不能進請平而去追秀吉破柴田勝家使數正賀以馬成瀬藤八為輔行帰言數正代以己馬献之數正聞之見公本多正信曰藤八已使人捕殺之數正知其言之不信而悦秀吉厚待己久之為尾攻星崎秀吉餡諸將以利皆封而見之數正撂

無秀吉如長湫本多忠勝欲攻其壁數正止之公以是疑數正又使之秀吉還為岡崎留守請間曰秀吉之地半于天下請平于公ゝ之威已伸矣夫參者北有越東有相莫不受敵請早許之平公疾揚秀吉之美不聴使以秀康如阪因留子康勝侍之數正益不平又聞秀吉欲殺參質子恐害康勝明年挙室出奔欲如高野秀吉留之許以十万石至則不与之或書門嘲之益不得志杜門不出天正十八年秀吉伐小田原以數正見參公小田原平封松本十二万石改出雲守死子康長嗣少子康勝前侍秀康者分食二

万石三成将作難使数正房稀部頭賴明契舘蜂谷
親周見其踰墻捕送之獄後三成出為将三成敗降
脇阪安治求免死不得自殺死康長従世子破伊勢
山攻宛者嶺不克世子引兵西留康長松本後以女
嫁大久保長安子雲十郎因与長安鋳通作女之事覚
徙豊後国除康勝坐兄失侯入阪死
小笠原長忠小笠原長清(後世事駿)居高天神事孽臣三浦義
鎮莫所不至駿亡義鎮走帰高天神長忠数其罪殺
之参公令其族康元召之長忠是時将献質子于甲
軍逢康元与偵往岡崎使之守曽我山従軍数有功

天正二年甲君攻高天神参尾會兵救之未至甲君
賂長忠鸚鵡栖万貫之地降之而徙之鸚鵡栖不与
地甲亡奔相〻亡捕戮之
大久保長安甲人也本姓大藏世業猿舞勝頼時亡
之参知大久保忠隣好猿舞出入其家奴事之乗间
言伐甲之説偶用其策破甲忠隣愛之薦諸参公〻
〻未見之如日下部宗好宗見長安造浴室奇其材
召使奏役因稍親幸迨遷江戸公従容謂左右曰国
君常憂匱財地廣用随多取諸民則民苦竟無豊贍
之日長安越次對曰有術于此不取于民不奪于人

君臣日用之不竭可乎公驚曰何曰臣観天下可採
于山者関以東尤豊利金銀銅鉄之属無地不出焉
有司主計者以為採之不必于獲〻不贖其費雖採
中廃作事如此未見其利臣願得為使従事假歳月
責之成府庫之財不可勝用公何愛一時之労不與
万世之利公乃登為士人集礦徒属之長安従是内
而有積倉外而有餱糧以戦則捷以居則威乞名古
屋城伏見往来千里之外財不窮終破三成于関原
上以為能使其蒙大久保氏拝為石見守封瀧山三
万石居理官之列従知政事正純造東大寺及従京

兆尹城京師布驛亭于天下於是佐石豆出金歳数
千万其它有金銀銅鉄之処咸領之用事曰尊貴長
安本出雜類不知忠厚謙損之道視三州如采邑恃
寵陵折人縦属吏為姦致賂累巨万家多金銀器又
歳二如佐渡以道于越使採越之事帰報小事使専
決之越相花井遠江使長安子長次仕于越妻以少
女因縁為姦欺越侯〻始委国于二子甚尊重賓人
恃賂軽辱士人有片柳重景者訴不克大罵長安長
安謂侯曰臣者奉使命者也罵使者当誅侯心知重
景寃不聴長安宜言侯軽上奉使大臣不敬以聞得

得罪侯乃与左右謀誅長安遠江諫之乃止又偽為
侯之書謝長安悦之慶長十四年为使正越後美濃
之田十八年病中風上使医賜薬不起先令造金棺
帰葬于甲分財婢妾長安子藤十郎与家長曰先君
典天下之財不上計不若上計而後相与世姫乃使
人上書言之上曰藤十郎父死背其命不孝下吏治
之邪謀尽露故甲君孫顕了居甲長延寺受親鸞氏
之教長安与之謀及造譜牒旌旗惟幕与之如全申
時伯耆侯尚主而死大夫寄藤半右川毛備後中村
伊豆与主傅鵜殿氏長謀名佗人子請嗣侯上悟其

偽使吏滅其国封府庫帰之長安〻〻受私之松本
侯多聟田長安掩匿不以聞於是子七人坐大逆誅
顕了父子徙海島氏長及前奉使者弓削多正吉久
貝正俊除名伯耆三大夫繫獄其餘坐誅者甚多知
政事忠隣従是失上之意
越前守岡貞綱故備前侯郷世父豊前与長船越中
助浮田直家取美備二州直家者秀家父也越中将
死知子紀伊不肖謂秀家曰願爾使臣之子預政臣
之子不肖秀家曰諾秀吉之伐毛利氏貞綱諫秀家
背毛利氏初赤松氏有備絶無後岡阪崎戸川花房

雅直家為主四臣是以專政食膏腴之地以公之衆
治道路橋梁国貧家富紀伊言正四邑之界分役衆
四臣恐之秀家以紀伊為能委之政石田三成知紀
伊事脩政能移君之意厚諂謀為乱許有脩美紀伊
漸樹其黨援中村刑部于小吏掌内事比周窺知君
之所欲為也誣四臣罪欲誅之會病死刑部乃欲自
為紀伊所為譖四臣鴆紀伊四臣相与謀曰不殺刑
部国不治刑部聞之亡以愬秀家〻〻怒欲誅四臣
〻〻以兵自守秀家不能制告諸神祖〻〻因浮田
負成戸川達安于前田玄以因負綱及花房正成于

増田長盛以安浮田氏負成者秀家從昆弟也慶長
五年四臣從伐會津之軍神祖意四臣通謀秀家將
執之既從戦関原神祖破秀家等封負成于津和野
三万石負綱邑万石而二子後皆反誅負成為人不
仁也嘗久留藝侯使者〻〻恐誅君必救之負成乃
与使者詣藝侯果怒將斬之負成竟為不言使者窘
自言其状藝侯釋使者謝絶負成又殺從子左門許
宇和侯宮崎侯匿舎亡人使失封皆妹之夫也十七
年逐奉耶蘇者捕原主水斷指燒額使佩榜曰養之
者有刑負綱仇諂吏言負綱子平内匿主水驗之平内

実遥主水上乃放平内于遠乙卯貞綱妻之父明石
全登勧貞綱反未発事露七月賜貞綱死斬平内是
時傳姍欲奉主亡従夫人挾之為質大赴親持其袂
傳姍乃佯驚左右走且哭且呼夫人以為秀頼死棄
手往視傳姍乃負主出走神祖之陣堀内氏鹿負以
授貞成々々昌大免主神祖喜曰不意見汝々者貞
成之妻也益貞成邑為二万石主過桑名見本多忠
刻悦之大望曰嫁与貞成不若棄諸侯竟不肯嫁神
祖屢譲之後徳祖許嫁忠刻貞成謀奪主殺之上聞
召之使者前後十餘輩不出発兵圍之恐其下反之

飲酒于庫家丞遠藤某延圍兵入斬其首罷兵誅遠
藤

由比正雪駿涂布者子也好讀書至秀吉起自布衣
定天下心以為可成矣江都人楠不傳者仇正雪師
正雪不知事之甚謹迨不傳殺師亡正雪大駭以為
事師之仇不義也然非不傳天下無師事之者殺它
死衣以己衣剝面屠腸如自殺者迨不傳如江都不
傳亦愛其才盡与其譜牒及兵書死因竟自言楠廷
尉後又受占候法卜晴雨吉凶必驗為大言好眩人
大宗猷代嚴宗沖幼在位流言起人心不安正雪以

為已智足動天下語弟子曰予夢見廷尉教使鑿其
地弟子信之如言得石函于右松樹下其中有楴家
帷幕旌旗弟子傳相語為神竟与九橋成紀吉田初
右僧廓然等數十人謀反熊谷三郎加藤市右如京
師挾天子徵兵西州今井半兵燒阪遂阪守已与佐
原十兵如駿因及野之糧而取府城成紀塞玉川燒
江都大茱司尾原十郎燔硝庫紛乱相失燈画葵葉
偽為紀侯造朝又稱先驅將初鹿傳右操上之楓山
南走品川櫻井右衛福島傳四以正雪造紙銃伐追
騎使敢死士遮刺列侯列將入衛于宫者成紀级上

過函関還帰与道灌山賊夾擊不従者 正雪挾上令
天下雖不済不失割據之業世部署已定正雪稱紀
使出関初不傳詭二子于奥村八郎〻〻兄曰權兵
車知政車信綱八郎因与共謀及既悔告其兄權兵
成紀借金田代又左〻〻責之成紀曰待之十餘日
不憂不富貴何止十倍之利又造刀搶弓矢不給直
語弓工如語又左其徒亦漸悔語泄二人詣江都令
告変江都令部吏捕獲磔三十人斬四十人駒井右
京如駿捕正雪佯捕𠫤人〻〻有創駿府令〻逆旅
汪容名状宫衛將与三春侯圖正雪必見其有創不

正雪知事露大息曰成就禍人燒陰謀書出見吏曰
紀侯使者不可受辱道路願詣府更衣為病呼輿夫
作書遣使者与其徒十餘人自殺死正雪書稱大老
忠勝為氏之患臣欲與兵誅之事成帰死司寇非敢
貪富貴於是世傳正雪死後尚猶欺人其黨熊谷今
井自殺吉田加藤就擒賜奥村兄弟田代又左弓工
邑有差反者盡誅大老忠勝見紀侯曰反者稱為紀
使者而持紀侯璽書吏驗之信臣以為侯欲為非豈
因一男子哉是必左右郎中竊印紀侯未忘郎中進
自殺以告事解其明年有戶次庄左事

莊初事大野侯直良嚴宗初去如江都有石橋源右
者以善兵法事福山侯註平氏錄其說奇譎莊師事
之問乱天下之術三問三不応其終不得已乃曰不
若放火疑諸侯莊悦告欲用其術源大驚止之承応
元年列侯献銀祭浅妃是時天久不雨風大起庄謀
燒廟取其銀伏兵射殺大臣救大者以觀天下之変
其黨長崎刑部告諸知政事信綱江都令部吏往捕
盡獲源不服曰臣止反者非反者吏將釋之知政事
忠秋曰止之不告以觀成敗其心不可不誅与莊等
十一人同磔于品川之南

史臣曰、蠹木生之而木為之蝕、邪臣國養之而国為之残、是故臣之職其志在乎常報其君、而後用重其義身令其終、徳川氏之御天下、有徳必酬、無徳不較、叛而伐之、服而容之、寛亦至矣、反覆乎、雖不関成敗、足観其所以待之、作反者傳

外國傳第五十四上　　巻七十九

舊史曰、古之遣使于唐者、為礼為樂、中世絶元明者、為生事也、文武不可偏廃、而待外國其重在武焉、傳曰、勇夫重閉、況國乎、有國有家者、豈可忽諸、自元之末、海濱有日本之寇、至明東南為之騒然、而於我不知其誰為、或云菊池氏也、菊池氏不過一州之主、而無處國任伐之理、雖衆數百千耳、蓋彼有内主張皇焉、閩浙守移書責日本、無能禁也、明因是不納我使、而獨納大内氏之貢、元亀中、大村純忠開長崎、名外人、是時大友氏彊、威行九州、永禄五年、明人始至、

貴儉約、上下相安、錦鏞羅綺服御之飾、絶無所覩
見、至蕃舶之来、奇伎異巧、瑰村珍玉、盡天地之間
莫所不備、蕩心志、眩耳目、偽詐大作、風俗為之大変云、日
本之地、東西八百里而遥、南北二百里而近、雖不若
宋元之廣、遠過殷周之疆、雞犳相聞、無原大澤無
人之地、宋之戸口稱為過于前、而日本居三之二、地肥
饒、無四邊之擾、其治自載籍之所記、未曾有其固
其安、如我日本也、是以先王無事則征伐、労則止、驅東
夷出之海之外、三韓任那鶏之属、受冠帯、修貢職、
無敢与作難、蒙古之以兵起、意着水土之民、可得

而臣也、迨攻日本、兵纔接于前、而全軍已覆其後、將
師未及謀、士卒亦及集、威伸万里之外、地勢使然也、
無接強撫弱之労、無四邊警報之虞、無瘴氣猛獣毒
蠆之惨、五穀豊富、細民不死饑寒、教以德義、聖王之
治不難致矣、
史臣曰、清步保張廷玉修明史、今粗舉梗概耳、清未有
史、其詳不可得而知也、
明太祖高皇帝、姓朱、諱元龍、濠人也、元之末、江淮之間
盜賊大起、至正十三年、定遠郭子興據濠、將死、使太祖
統其衆、太祖乃令軍中、勿妄殺、渡江取太平、集

慶、江州、南昌、号為呉國公、其将徐達常遇春善戰、李善長劉基善謀、所向莫不捷、為呉國公十年、稱王三年、稱元一年、逐元帝出之塞、卽皇帝位于南京、改元曰洪武、我延平二十三年南北交争之時也、於是明人稱曰、取天下之正、莫若漢高与我明、咸起自布衣、而我明掃膻腥之臭、帰冠帯之俗、其功有尚也、帝曰、今之天下、卽元之天下也、元豈不足於地哉、丞相将軍其勉輯民、勿事遠夷、又曰、元雖夷狄、主中國百年、朕之先亦為元之民、故順帝之孫、械于獄者、封為侯、洪武四年、南朝親王征西将軍良懐、稱日本國王、通

使于明、後三年、靖海侯呉禎破倭于海上、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反、請兵日本、詔誅惟庸、絶日本、罷丞相官、帝老多忌諱、又殺将軍藍玉功臣坐胡藍敗退者、朝廷為之虚、太祖三十一年崩、長孫允文立、改元建文、我應永六年也、寵臣黄澄齊子泰、憂帝之弱、以謫削諸侯王之地、帝叔父燕王棣起兵南下、明廷臣無敢距所、至盡潰、帝乃微服逃去、棣求之不得、卽位、改元永樂、詔以燕為北京、深望允文之危已、削去帝號、稱為草除年、直臣方孝孺死之、我應永九年也、後七年遷都北京、二十二年崩、謚成祖文皇帝、太子高熾

立、改元洪熙、楊士奇楊栄金幼孜黄淮蹇義為政、咸
賢、言帝除誹謗令、天下大治、居一年崩、謚仁宗昭皇
帝、太子瞻基立、改元宣德、我應永三十三年也、帝尊
重先帝大臣、参用夏原吉、原吉為人不忍、毎閲獄辭、
持筆不能書、謂妻曰、此人死生決于我手、帝在位十
年崩、謚宣宗昭皇帝、群臣以太子幼、欲求長君、楊士
奇与栄見太子呼万歳、於是太子祁鎮立、改元正統、
我永享九年也、帝立、宦者王振専權、挾帝拒北虜、先
是帝夢北虜相率拜車下、以吉祥、群臣諫之不可、
進至土木谷、遂虜大敗、擁帝北去、兵部左侍郎于謙

立帝弟郕王祁鈺、改元景泰、我宝德三年也、族王振
家、問拒虜之策、徐珵曰、臣觀天象、南遷可安、陛下願
速斷勿疑、謙曰、珵可斬也、彼獨不見晋宋之若虜耶、
徴兵入援、虜數来不得志、求賂不与、奉上皇帰于明、
虜初見上皇不降色、畏之如神、重其守節、益重明、上
皇帰、遂栄請帝避位、帝怒、下栄于獄、置上皇于南宮、
外内不得相通、居七年、徐珵石亨還上皇即位、亨者従
帝陥虜者也、勧帝誅于謙、天順元年二月、初王崩、
帝以有安明之功、不忍追廃、謚曰景皇帝、帝復祚八
年崩、謚曰英宗睿皇帝、太子見深立、元號成化、我寛

正六年也、帝立二十三年崩、謚曰憲宗純皇帝、憲宗
縦内臣、政大乱、太子名曰祐樘、立改元弘治、我長享
二年也、帝賢用李東陽謝遷等、明復興、在位十八年
崩、謚孝宗敬皇帝、太子厚炤立、改元正徳、我永正三
年也、失徳多、國幾危、十六年崩、謚武宗毅皇帝、無
子、従昆弟厚熜立、元曰嘉靖、是時虜益強、日本擾其
東、無有寧歳、以帝之賢、根本不動、四十五年崩、謚曰
粛、廟曰世宗、太子載垕立、元曰隆慶、我永禄九年也、
六年崩、謚曰荘、廟曰穆宗、太子翊鈞立、元號万暦、我
元亀三年也、万暦二十年、伐寧夏平之、秀吉攻朝鮮、
明遣劉綎救之、戦六年不解、事在朝鮮中四十七年
大将楊鎬以朝鮮兵伐虜、出塞大敗、明年帝崩、謚神
宗顕皇帝、太子常洛即位、元曰泰昌、立一月崩、謚光
宗貞皇帝、初光宗為太子時、有男子張差入東宮、以
梃撃作門者、光宗病、服紅丸崩、是時太子由校立、改
元天啓、御史楊漣論選侍李氏欲垂簾聴政、而移仁
壽宮、之謂三案、明黨大起相傾、誅楊漣左光斗等、宦
者魏忠賢専権、太學諸生為忠賢立祠祭之、如祭先
師、光宗賢、天下引領望明復興、立不一年崩、明之事
無復可為者、帝立七年崩、謚熹宗悊皇帝、無子遺詔

立弟信王由檢立元曰崇禎從魏忠賢鳳陽自
殺帝見天下將傾慨然有更張之志沈機獨斷除祛
奸逆無賢者在位乃復信任宦官朋黨滿朝驕兵亂
邊潰爛不可支柱北虜强盛疆場日蹙虜号曰清敗
屬諸夷天下盜賊蜂起群臣莫敢效力咸帰咎朝廷
十七年流賊李自勢張獻忠横行天下諸府親王賊
殺都盡李自勢攻破北京帝縊死遼東總督吳三桂遣
使于清請救欲逐賊復立明之後四月清兵南下
破賊於山海關五月入京師求帝尸葬以礼令臣民服
喪三日謚曰莊烈愍皇帝清世祖以為李自成滅

明不復立明之後誅自成有天下三桂悔之是年我
正保元年也四月鳳陽總督馬士英奉神宗孫福王
由崧即帝位南京年号弘光而由崧闇弱士英以營
私家為事中外失望明年清兵渡江無禦之者執由崧
而去初唐王聿鍵者太祖子唐王桱之後也崇禎九
年以勤王倡義忌之幽之鳳陽及由崧立赦出之
南安伯鄭芝龍等聞由崧被執勧聿鍵稱帝年號隆
武居于福州芝龍本群盜也聚斂畜財不肯出兵聿
鍵雖有恢復之志為鄭氏所制鬱々不樂會李自成
敗湖廣總督何騰蛟降其衆合故十餘万人請聿鍵

出湖南是時靖江王嘉亨魯王以海不肯受聿鍵之命咸自稱監國与之相距聿鍵訪之群臣咸曰芝龍跋扈不若就騰蛟聿鍵從之既而撫瞿式耜襲擒靖江王明年清兵大出魯王自紹興逃入海芝龍子成功不禮之聞其將如南灣執沈之海八月清兵至汀州聿鍵投水死群臣式耜騰蛟等立永明王由榔為監國聿鍵弟聿鐭怒曰我在此何得立永明自即帝位年號紹武由榔曰監國与帝相去幾何不正号恐不抗又即帝位年号永暦清執聿鐭代由榔由榔走梧州永暦八年走雲南十三年亡入緬十五年清入緬緬以由榔与清明竟亡明年由榔死于雲南是年清世祖崩初由榔父曰桂王常瀛神宗七子也迨福王敗稱曰監國既以唐王立替其號嗚呼使諸王咸如常瀛雖敗亡之餘人心知所嚮中興之業庶幾乎

呉三桂後求明後起兵不克

清世祖章皇帝諱臨其先韃靼満部有種落無姓氏以強兵世為明之患其地當于古北口以東朝鮮之北隨盛隨南沿邊京畿歳莫不蒙其害世祖之王父曰奴児哈追謚高祖父曰老四王謚太祖元和五年明万暦四十七年明楊鎬以朝鮮伐韃靼大敗而還

明年明泰昌元年、滅北關賽ニ、号後金、明天啓七年、
後金攻朝鮮ニ、ニ請平、遂蠶食遼東之地、無与明通、
寛永十二年、明崇禎十年、清大祖入朝鮮、責以自海
上使使于明、崇禎十七年、明大乱、流賊李自勢攻殺
明帝、是年世祖新立、誅自成有明之地、年号順治、以
満俗為治、諸年十六以上者去髪、唯留可足為辮、
至為秀才存其髪濱也、位十八年崩、太子玄曄立、年占
康熙、帝恭敏好學、多傳其著書至日本、二年伐臺湾、
克塽降、克塽鄭成功孫也、十二年冬、呉三桂為明反
雲南、明年耿精忠反福建、尚之信反廣南、初李

自成之敗也、賊馬鷂子降于清、為陝西提督、改
名王輔臣、舉平凉之兵應三桂、秦隴動(震)、大将軍圖海破之、
檻送京師、道死、精忠謀掠仙霞関、浙江總督李之芳以
兵扼不能進、清与三桂兵戰荆雍之間十四年、、之芳
既破仙霞関、戰于閩地一年、擒精忠、十六年三桂有
病死于岳陽、賊勢益蹙、廣南平、十八年清克成都、二
十年章泰貝子頼塔入雲南、呉世璠自頸、父之遺兵
代嘈尓丹ニニ　ニニ降、以師疲食之聽之、帝有子四十四
人、以長子残暴故不立太子、在位六十一年病大漸、立
四子晋王胤禎而為太子、帝殂、謚聖祖仁皇帝太

子代立、改元雍正、帝聰明、雖千里之外若目覩焉、然以儲立為太子、人心不服、宗室何其郡塞忠里允禵大臣隆科多年羹堯鄂倫岱阿爾松等、謀廢帝事發覺被誅、従是專以刑法御下、郡臣重足而立、後自悟其非、開言路、施恩卹、官吏廉潔、州郡無事、帝立不用兵、但一征西藏、在位十三年殂、謚世宗憲皇帝、享保二十年事也、太子弘曆立、改元乾隆、帝不好遊畋、留心庶政、免運賦千万両、減江南浮糧、有災傷遣吏賑恤、稱為明主、噶爾丹弑其君、遣兵討之、不戰降、

外國傳第五十四中　　巻七十九

朝鮮者、古新羅韓韓郷之地也、天照皇有弟曰進雄、嘗適韓郷之、其後周武王誅紂、訪道于箕子、〻〻為陳洪範九疇、武王賢之封諸朝鮮、不臣也、箕子教民禮義耕桑、作八條之約、使知有法、無寇盜、不夜扃、俗柔謹、道義存焉、自箕子四十餘世、至漢時、漢亡人衛万襲朝鮮、〻〻君準逃亡、萬有朝鮮、万孫曰右渠、武帝擊滅之、以其地置四郡、準既為万所亡、其國走並海上居韓地、号曰馬韓、戸十餘万、所役屬辰韓弁韓焉、其戸亦四五万、垂仁帝三十八年、百濟并馬韓、百濟

高麗之種也、与新羅鼎立爭境土、三韓益欽神功元
年、親征三韓、屢互爭廷、三韓歲納貢、継體帝時新羅
奪任那地、帝以為任那先三韓帰日本、詔使反侵地、
新羅不可、欽明帝時、新羅竟亡任那、帝傷不能救、遺
詔存任那、於是遣軍伐新羅、新羅竟不能得志、自後或貢
或否、齊明帝六年、唐新羅亡百濟、高麗後百濟亡八
年亦亡、延喜元年、鹿族弓裔叛據故高麗之地、百濟
復與攻新羅、新羅自是多難、居十八年、高麗王建逐
高麗王弓裔自立、復稱為高麗王、高麗強、伐并新羅
百濟之地、弘安中、導元兵伐日本大敗、明初其相李子
仁人弑其君顓、立太子禑、禑好田、無禽入百姓家、手
搏雞犬、見婦女好者、便載帰、嘉慶二年明洪武二十
一年、謀侵明、群臣諫曰、元戎狄也、先王以其强故事
之、其亡也非可復興、且先王已受明正朔、今背之、欲
為元復讎、不復棄先王之命乎、禑不可、遣大將李成
桂寇遼東、初僧辛旽幸于顓、還俗為領都僉議、生子
禑、顓乃以為己子、以故國人久思乱、成桂至鴨緑江、
將濟軍衆擁成桂還王城、廢禑立其子昌、禑既廢、欲
貸殺成桂、所得貸者、反以告成桂、是時顓妃安氏尚
存、成桂言曰、禑昌辛氏、不宜奉王氏宗廟、安氏乃立

王氏之子瑶、殺昌、放仁人、李成桂有大功、屢破海寇、其先仕新羅為司寇、族大、國人帰之、瑶立四年、國人若瑶之暴、廃瑶立成桂、〻〻乃使〻稱臣、請封于明、明人將不容、太祖曰、蠻夷之俗、不足労兵往誅也、封成桂為朝鮮王、成桂為王十七年老、卒為太祖康獻王、子恭靖王褆立、三年卒、弟太宗恭定王芳遠立、寇對馬、芳遠十九年老、子世宗荘憲王祹立、三十三年卒、子文宗恭順王珦立、三年卒、子魯山王弘暐立、三年病、譲位于叔祖世祖恵荘王瑈、〻立十五年卒、子睿宗襄悼王晄立、一年卒、兄子成宗康靖王娎立、娎時賢臣有申叔舟者、病將死、娎使人問所欲言、叔舟曰、願勿失日本之驩、娎立二十六年卒、子燕山王㦕立、十三年傳位于弟懌、三十九年卒、謚中宗恭僖王、子仁宗栄靖王立、一年卒、弟明宗恭憲王峘立、二十二年卒、從子穆宗昭敬王昖立、是年永禄十年也、昖久居位、怠懈悦諂諛之言、文武並廃、朝鮮北接兀良哈、西通遼東、南去對馬州五千里、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隋唐以兵伐之不能服也、海上有釜山浦、近對州、賈人往来有長子孫通婚姻者、我因之知其土地人情、天正十五年、秀吉在筑紫、使對馬侯義智往

昖之、朝鮮王亦使、ニ来聘、時秀吉年老、稚子雜死、罷
關白居家、聞明帝世不賢、不能憂遠、有代朝鮮之志、
台其使黄、允吉語曰、子帰告王、明年我将攻明、王以
兵糧資我カ違朗、允吉驚馳帰白昖、ニ恐不知所為、
又不遣使日本、然未以為實伐已也、秀吉又使義智
往見昖、通日本于明、昖愈益疑懼不報、秀吉乃命徵
兵天下、令九鬼嘉隆ヲ造大船、糧于邊五十万石、
絶不納外國人、文禄元年春、小西行長、宗義智、松浦
鎮信、有馬義純、大村喜前、五嶋盛季等万八千人為
一軍、加藤清正、鍋嶌直茂、相良長毎等二万二千人

為一軍、行長清正更為前鋒、黒田長政、大友義統、嶋
津義弘、毛利高敬、高橋元種、秋月種長、伊藤祐慶、二
万五千、福嶋正則、戸田氏繁、蜂須賀家正、長曾我部
元親、生駒一生、二万五千、小早川隆景、久留米秀包、
立花宗茂、筑紫廣門、大将毛利輝元四万五千、九、鬼
嘉隆、藤堂高虎、脇阪安治、加藤嘉明、久留嶋通綱、
管達長、桑山重晴、堀内氏嘉、九千、凡六軍、其衆二十万、
渡海伐朝鮮、神祖、及羽柴秀俊、前田利家、織田信包、
結城秀康、織田信雄、上杉景勝、蒲生氏郷、佐竹義宣、
伊達政宗、最上義光、森忠政、丹羽長重、京極高次、木

下勝俊、堀秀治、堀親良、村上義明、溝口秀勝、木下
俊房、水野忠重、青木一治、宇都宮貞綱、秋田實季、津軽
為信、南部高信、本多伊勢、那須資景、日根野吉明、北
條氏規、伊藤長門十万人、秀吉親将六万屯名古屋、
四月、行長至釜山浦、東莱潰、進攻忠州抜之、朝鮮大
震、清正長政取金海昌原列城凡解、行長清正合軍
忠州、争事欲与死、直茂止之、分軍進、清正當行育河、
行長使人先行索所有舟、盡壊之、朝鮮前河陳旌旗
甚盛、列舟于其下、清正曰、是已逃矣、不則烏安傍舟
而下、使善泅者取舟、渡河入王城、王既奔三日、次子
琿攝國事、亦走、大将趣元令諸将追王、行長自平安
道、清正自咸鏡道、長政自黄海道、隆景自開城府、高
敬自河原道、行長至鴨緑江而還、鴨緑江朝鮮与明
之疆也、清正行獲王之子臨海君珒、光海君琿、伐兀
良哈、焼其都城、行長愧無功、要諸将入明、諸将咸曰、
全羅慶尚猶多未下者、先取此二道也、明未可入、明帝
以為日本滅朝鮮、渡江、遼東危矣、渡海、故齊魯之
地動矣、二邊動則京師不安、使副総兵祖承訓進撃
史儒選邊兵三千救之、至則咸沒、兵部尚書石星以
為、寧夏未平、宜約和緩其兵、窺遼東者、以不得互市

也、薦知日本事者沈惟敬、往見行長、許封貢与嫁公主于大閤、行長亦悦和議曰、公主為后、大臣交獻誓書、復通勘合之符、以四道為朝鮮、以四道為日本、質王子于日本、封大閤為王、而後罷兵、惟敬反命、従是按兵不戦、以俟惟敬之報、六月置府王城、典朝鮮事、益渡兵、伐明之救、奉行増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継、前野長康、監軍加藤光泰、総督浮田秀家、万七千、浅野幸長、宮部長房、南條光明、木下重堅、垣屋新五、斎村廣秀、明石則實、別所治高、中川秀重、稲葉貞通、服部采女、一柳右近、竹中重則、谷衛友、石川康勝、伊

達政宗、万五千、羽柴秀勝、織田信包、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重高、小野木公知、牧村政高、岡本包安、糟屋宗重、片桐且元、片桐貞隆、高田豊後、藤懸永清、太田政信、宮田重勝、新庄有昌、早川貞敏、亀井茲経、二万五千、凡三軍六万人、高虎嘉明撃取其舟、与李舜臣戦不利、行長愈益欲和、七月、秀吉委軍事于神祖与利家、帰省母疾、至則母既死、葬、復如名古屋、二年明以李如松為総兵提督軍務、兵部侍郎宋應昌為経略使、其兵二十万人、如松至自平壌、夏、使惟敬説行長以封之事、以兵随其後、圍行長于平壌、大友

義統不戰遁、行長見給不為備、復見無其救、出奔王
城、旨清正等共防明兵、如松亦使其弟如栢復開城、
黄海平安京畿江原復為朝鮮、如松便欲復王城、為
隆景宗茂長政所敗、南安亦為日本、三月忠興光泰
秀一重高攻晋州不克、如松乃焼龍山倉、朝鮮兵民
往々相集保聚、兵食匱而道路不通、封貢之議復
興、諸將相謂曰、明兵二十万據開城待我敝也、我兵
僅十万、得城不守、下州不鎮、欲戰不得、欲攻不可、如是
曠日、自困之術也、晋州可取不能守、不若益請兵食、
取金、羅慶尚、通王城釜山之道、時輝元病不能視軍
事、養子秀元新至代視軍事、其衆二万人、諸將悦欲
復戰、行長雖主和議、以前平壤之敗、深怨惟敬不之
信也、惟敬乃使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厚贈諸將
三奉行亦皆雅不悦清正、欲敗其功、皆善和義、故其
俘、焼営帰釜山浦、六月行長以惟敬一貫用梓帰名
古屋、秀吉使内藤如安往報于明、帰二王子、入王于
王城、令諸將取晋州而後許和、七月拔晋州、斬首万
餘級、如松旨惟敬詰之、惟敬乃見行長、告以如松之
語、行長曰、子雖説和、明日出兵、我豈坐受其欺、背約
者景謙、惟敬不能答、明帝以晋州敗、遣薊遼巡撫顧

養謙、代宗應昌、論事不適、更遣侍郎孫鑛、〻問惟敬、朝廷命予以和親乎、惟敬詭對曰、日本俗謂和為和親已、非朝廷許親、鑛不信、使〻問行長、如惟敬之言、乃使如安入京、秀吉以脅要逼迫為術、不知何物為札文、得志于日本、欲如諸明、〻君臣不曉、名如安具問其情、石星教使請封貢互市、明帝曰、日本多変、受其貢、与之互市、邊不得安、唯冊封無害、遣臨淮侯世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齎印往封、曰、侍其兵盡去而後行、聞鑄印、惟敬自以為得使者、及命下大失望、仍作危語動宗城、〻〻勲家子、不歴事、大懼為陥死

地、又欺明曰、日本兵已去、留釜山浦者為護使者也、而秀吉以如松不帰、意和不成、益備糧草、欲深入、曰〻与神祖利家計事、黒田孝高曰、挙大兵侮不可知之地、非源菅二公為之将、不能成功、清正行長勇力有餘、方略不足、一人出令、一人敗之、諸将不知所従、〻亦或不知撫御之方、邑里無人、三道為墟、明兵可破也、朝鮮不可有也、若二公不可行、雖孝高亦可矣、秀吉不懌曰、行長思帰無闘志、我必親行、蹂三韓賊朱明、即帝位于北京、利家将左軍、氏郷将右軍、以従我行、源君居守治日本、神祖作色曰、臣豈不可用耶、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不奉命秀吉怒曰我命行天下久矣將軍獨不從何
也神祖固守不移淺野長政曰是野狐之精耳將軍
幸勿為意秀吉乃援刀欲擊長政〻〻曰臣之死不
足惜矣戰國之末群雄棊布四方雲擾老弱羸于轉
溝丁壯若于軍旅百姓不得其所久矣適屬天之厭
喪亂連寇授首州郡歸命當是之時瘡痍未愈務當
息所以休息也然無名之師伐無罪之國神怒民怨
殆甚戰國入不測之地而不反爭不守之地而不止
是以國家遺人也盜賊並起城郭為墟曾不累時
月源公雖勇雖智安能以寡兵抗天下之寇欲進不

得欲退不可國家之事有不可勝言者臣不忍觀之
請先之死秀吉意稍解令左右扶去會肥後盜起相
聚万餘人言兵寡不能討也秀吉召長政曰子之言
信也使長政子幸長江戸將本多忠勝討之將行會
賊平使長政往捜其黨是時淀夫人生男秀吉悅曰
石星主和議李如松已還軍事我無憂遂裝歸阪清
正以失二王子欲敗和議宣言如安見殺攻安康擊
破明援兵三年發關東北國之民城伏見又如芳野
見花諸侯從者數十万窮極奢靡前是大集大友義
統豐後以其地立垣見家純等七御史為侯如釜山呂

還代朝鮮兵及三奉行、留數万人、以俟明之事。四年
奉、明使者至釜山、李宗城棄璽書遁帰、下獄、遣戍、以
楊方亨為正使、授惟敬遊擊將軍印、行副使事、惟敬
悦、欲与昖使者俱行、昖不可強之、慶長元年、清正行
長義智以使者至伏見、秀吉以昖二子不至、不見昖
使者、八月、使者入見、惟敬大畏、不敢仰見、匍匐前至席
之下、進黄金印策書、方亨亦一隨惟敬所為、秀吉
令僧兼充取策書讀之、至封日本王、止之、罵曰、我思為
明王、如日本、豈俟彼封哉、行長欺我至此、引出行
誅、兼充曰、是非行長以此欺殿下、若必以明封殿下、

明居何地、自古受封者親受詔、若遣使者、今行長使
殿下坐致其使者、万世之後、使殿下抗威武之名于
四方、願殿下察焉、秀吉竟不懌、以清正代行長、典明
之事、又命代朝鮮、惟敬行買天鵝絨狸々毡為貢物、
偽造秀吉表帰報、明年正月、復遣兵、清正行長為先
鋒、黒田長政、毛利勝信、嶋津忠恒、高橋元種、秋月種
長、相良長每、伊藤祐兵次之、鍋嶌直茂次之、嶌津義
弘次之、長曽我部元親、池田秀雄、藤堂高虎、中川秀成
久留嶋通綱、菅達長、加藤嘉明次之、蜂須賀家正、
生駒近也、脇坂安治次之、浮田秀家、毛利秀元次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羽柴秀秋守釜山、立花宗茂守安骨浦、高橋直次筑
紫廣門守加徳、久留米秀包守竹嶋、浅野幸長守西
生浦、藤堂高虎等據木次、為久留之計、據險阻禁虜
掠、目中已有朝鮮、王昖恐奔海州、商賈不通、農民伏
匿、以故無所得糴、按兵不能進、明帝以兵部侍郎邢
玠為経畧使、揚鎬為経理、巡撫麻貴劉綎為南北大
師、糞两浙川廣兵、三道並進、日本責惟敬以割四道、
明責以兵不解、惟敬乃欲降日本、邢玠下記南原擒
之、石星猶以為和可成、方亨復曰、秀吉既受封、怒昖
下遣一子、故復襲昖耳、及表文至発、乃背其實、明

帝詔刺惟敬、下石星于獄、七月明自海上襲釜山、大
敗喪其舟、惟敬望南原、詣已捕之、竊越行長取南原
全州潰、明兵又敗于全義館、然諸將不利戰、據險遂
自守、冬鎬圍蔚山、有呉惟忠者、見鎬曰、圍城闕一面
所以示生路也、將軍欲殲之乎、恐未能也、鎬不可、於
是攻益急、幸長引兵赴之、賀陳直入、日夜栗障當矢
石、居十餘日、清正亦至、監軍光泰謂幸長曰、子者國
之親也、持重為衆之望、三年正月、食盡汲斷、佯降于
鎬三不受曰、我殲虜之秋也、秀元以黒田長政加藤嘉
明森忠政蜂須賀家正鍋嶋直茂等五万人、分為

五軍代鎬取之斬五千餘人於是鎬黜巡撫万世徳
代為経理分衆為四軍董一元為中路當望津
義弘壁焉麻貴為東路當蔚山清正壁焉劉綎
為西路當順天行長壁焉陳璘将樓舩當海上
之軍以待日本之弊秀吉乃還中國四國兵休息秀
吉病自以為不能起愴然曰勿使十万之衆為異土
之鬼遣秀元長政三成往収兵若不能則有納言
在此七月十八日秀吉薨會薩兵大敗董一元明兵
見我還不能追連舟于海口伐其帰初朝鮮人不能
戰玠責其王曰天子憐王之被兵農衣旰食救其急

不惜罪帥之死然王舉國之衆無闘心皆主辱臣死
之義縱無倭之冦能全其社稷乎士卒聞此語日夜
相励思死敵我兵狃偏屢敗行長南出明鄧子龍疾
戰多殺傷其下發炮誤碎其檣行長因其乱撃殺子
龍明統制使李舜臣圍行長三匝行長奮撃自拔會
義弘于加徳又戰斬陶明宰虜朝鮮貴人七國科劉
天爵明将劉綎走十月日本兵盡帰對馬五年九月
三成作乱被誅天下帰我神祖方思懐遠方語
宗義智曰子名朝鮮人不聴告我不敢傚曩時之
相殺相掠唯遣兵取其釆無一矢之費朝鮮為堙是

時明兵戍海口、義智使不得達、義智憂之、有石田甚右衛門者、應募而往、至東莱得府使之書而帰、王昖諭曰、明戍兵暴民甚于兵火、不若与日本和、而罷其戍、然日本不可信、因此生事、兵復興、猶与不決、前所俘金光与義智使橘智正来、具為王言所以為来、王昖乃謝明還戍兵、使孫文彧僧松雲如對馬、多齎幣物、随宜將事、義智乃与兵如伏見、将世子朝京師、縦二人観焉、命還所俘虜千三百人、其不願帰者聴焉、今茲慶長之年也、十一年賜書朝鮮王、明年王献方物、初昖太子瑋為清正所執、恐怖成病、昖卒不能立、

次子琿立、〻〻清益強、役属旁國、元和三年、琿使来賀平政、五年、明万暦四十七年、朝鮮遣大將從明楊鎬出塞、与清戰大敗、明年清滅北関賽〻、朝鮮大震、九年琿為人懦、又病久不視政、從子名倧、長耳豊眉、姿表異于人、琿継母金氏愛之、与謀焼王宮、倧為救火、領兵入宮、執琿至投火不死、金氏數琿不孝不義而殺之、倧代立、是為仁祖、是年大宗立、明年倧使来賀、使者各所賜銀于對馬而去、今年李适作乱被誅、西邊儲備咸盡、後三年清屠鉄山、斬首六万、焚粟百餘万石、平壌黄州潰、清大祖遣使諭倧、〻降、寛永十

二年、柳川調興偽造印信事發、棄邑、傜使来謝、上賜使者銀、使者与之對馬侯、々討直換、歳例公木、十四年、明崇禎十年、清太祖伐朝鮮、列城不守、傜出降、太祖責以通使于明、而釋之、朝鮮以明之救、免日本之難、雖降于清、猶通使于明、從是竟絶、後七年明亡、清世祖即帝位于北京、以胡服変天下之俗、去髮、止作辮髮、傜君臣獨曰、若必如此、雖以國斃、不能從、清乃釋之、前是使々者祭光陵、稱崇禎年、明亡以甲子紀年、耻為臣于清也、明亡之年、對馬侯義成移書、沕納耶蘇、至其地者執之、慶安三年、對馬人平成幸来、

問所以事、清甚凶悖、且去對馬為朝鮮主和用銀三十万兩、不還、不能復任和事、待報三月不去、傜不得已与栄千石、木二百同、木者木綿、同者其數也、明年傜卒、子淏立、是為孝宗、是時對馬吏卒九十餘人為暴、不能制、移書義成、使治之、明暦元年使々賀嗣位、萬治元年淏卒、子棩立、是為顯宗、對馬災、貽米三百石、延寶二年棩卒、子焞立、是為肅宗、後二年、清康熙十五年、故明遺東総督呉三桂擁明遺子舉兵、對馬侯使人問西邉之事、王焞乃具報諸清、元祿六年、雲州人於竹島捕朝鮮人為盗、帰之、朝鮮使人謝之、既

又来言竹島元名欝陵自新羅高麗時已有之
近時又与日本人按地圖為朝鮮地八年割竹嶌与朝
鮮儒士誹之正徳元年来賀嗣位移書云數更銀
貨軽重無常是時惇卒子烇立享保四年使
賀美綂清台従使者至日本者申之淳等問以日
本地形人情後烇卒子昑立延享五年使賀嗣位
我逮見其時事
琉球在薩南海中三百五十里不得風則十日而至
西去福建七百里得風則七日而至島凡三十六其
國之傳有之天地始判有男女各一人為夫妻生三
男二女男其一為國王之先号為天孫氏一為按司
之先一為農民之先其女一為女君之先一為内侍之
先初土地猶小為水所浮無所依據有天孫氏視
其可居所為國之體植之木種之草取龍宮之火教
民稼穡火化祭神二陽者降自天陰者出自海于今
季月一至王妃以下三十三人号為龍女供祭之事
其民間龍女往々而在山川之神或年一見或六七
年或十餘年無不至也又邑里祀伊奘冊伊奘諾天
昭皇應神帝菅丞相蓋舜天王之所建也天孫氏有
國万八百餘年舜天代之舜天王源為朝子也為

朝自大嶋西行至琉球、是時天孫氏德衰按司以力相征、大里按司貪爲朝、以女妻之、生舜天王、追爲朝帰日本舜天王隨母從浦添、舜天王酷似其父、邑人畏之、十五歲立、立爲浦添按司、遂滅天孫氏、代立、享國五十一年、嘉禎三年卒、子舜馬順熙立、寶治二年卒子義本立、正元〻年傳國于子英祖、〻〻正安元年卒、子大成立、元屢招諭不從、延慶二年卒、子英慈立、正和二年卒、子玉城立、〻〻無道、國分曰山南曰山北曰中山、〻〻玉城君焉、三王皆尚姓、以尚爲姓者、不知始何時也、玉城有國二十三年卒、子西威立、十

三年卒、子察度立、察度時元亡、明起、明行人楊載使于日本、過見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宗、二王乃遣使貢方物、從載往明、太祖賜以黃金印、二王以爲爵等、以禮數相讓、屢與兵侵伐、太祖復賜山北王怕尼芝金印、詔無相攻、中山王慕明之礼義、遣子弟及大臣之子往學、太祖遇之甚渥、又賜察度等閩善操舟者三十六姓、應永十一年、明永樂二年、察度卒、弟武寧立、是年山南王亦卒、從應祖立、應祖兄達勃朗殺應祖自立、諸寨官謀殺達勃朗、立應祖子佗毎魯、山南益弱、武寧立四年卒、子思紹立、思詔

十八年卒、子巳志立、〻十九年卒、子忠立、嶌津氏
始大役属琉球、忠六年卒、子思達、強、伐滅二王、有三之
地、廿年卒、叔父金福立、金福通使于源義政、立四年卒、
弟布里与金福子志魯争立、闘偽共死、布里弟泰久
立、九年卒、子德立、十年卒、子圓立、八年卒、子眞立、四
十九年卒、子清立、三十年卒、子元立、十七年天正元
年卒、子永立、秀吉伐嶌津氏、召永、〻不至、秀
吉将伐朝鮮、恐琉球泄我之謀、絶不納其使、天正
十九年永卒、子寧立、寧懼秀吉為明之患、言封之便、明
帝以為然、詔問朝鮮、〻言琉球之不實、而不知其謀也、

文禄元年、寧益不自安、献蕉布二百段、秀吉与
使者銀、求山北之地、寧不聴、秀吉怒、責歳納四千両銀、寧
不敢違、既伐朝鮮、令寧以万人助軍、具三年之食、寧
使〻請之、三反、然後已、慶長五年、天下帰我神祖、嶋
津氏赦無事、明使者如琉球、帰言琉球為倭、不久、倭
奴持兵器過都城者、知之禁也、明帝然之、詔寧不
納薩人、十一年薩侯請用兵琉球、上許之、十四年、使
樺山久高、平田太郎、将兵八千餘人、艨艟百餘艘、伐
琉球、寧兵五千出都百里、據日本山、聞炮便潰、寧乃
以鉄鎖断港、薩奇兵出其後、寧兵又敗、追北三日夜、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圍王城、寧請降、薩侯上聞未報、二將入王城、以
寧歸、明年上赦之、臣事薩、寧乃從薩侯朝于
駿府于江都、獻閃緞罽焦太平布、其國所産也、其
俗、明与日本半、稲再熟、菜蔬或經三四年不枯、鮮
衣美食、不用刀、民富、薩侯已得賜琉球、置吏為
政、歳収米六万石、放其虜、明神宗使有司遺書
于薩、為寧請焉、上聞放寧歸、發使于明、為日本求通商
賈、寧元和元年卒、子豐立、遣使告立、又賀大宗後王、咸如之、
小事使者至薩耳、寛永十七年豐卒、子賢立、正保元年明滅、
清入北京、二年、明福王弘光元年使、冊賢為王、四年卒、子質

立、承應二年、質卒、時明不絶如綫、朝夕殆亡、質子貞
受清封爵、宝永六年貞卒、子益立、正德二年益卒、子
敬立、琉球以日本銀貢于清、清以銀惡責王、上乃置
場京師、別作其銀、

蝦夷古北倭之地也、号曰渡島蝦夷、渡島北曰北蝦夷、
皆方可二三百里、在奥之北、韃靼之南海中、以海為
界、不過十數里、亦往々雜居奥羽之間、西及三越、南
至常之堺、咸種落而居、性禽獸、不知仁義、屢叛、屢
服、不可為之備、劫盗苦良民、成務帝時、鮮卑檀石槐
東擊移倭人千餘戸于秦水上、令捕魚助糧食、宋時

毛人有五十五國云、蝦夷長六七尺、遍體生毛、鬚髯与髮齊、而不束髮、故謂之毛人、性便山海、拔渉沈浮、如行平地、遂獸必殺、射魚心中、衣其皮、食其肉、無文字、不紀日月、齊明帝遣阿倍臣率舟師伐之、飽田渟代、首師降、渡島夷來受盟、置渟代津軽等郡、明年以飽田渟代津軽膽振鉏等夷伐蝦夷、置治于後方羊蹄、今西部者其墟也、是年遣唐使以蝦夷如唐、後百餘年、內地夷益盛、盗賊依據以為民之害、桓武帝拜田村麻呂為征東將軍、從蝦夷于渡島、以海為塞、距夷、從是奥羽不復患蝦夷、後六百餘年、蛎崎氏逐蝦

夷、居渡島南、名其地曰松前、城而居焉、嘉吉中、夷大聚為冦、蛎崎氏將武田依信戰走之、蛎崎氏以為能以女妻之、為家督、信廣竟役蝦夷而君焉、使納毛羽之屬、蝦夷有五部、咸依海而居、架林為棟、以昆布荒布葺之、天旱則巻、將雨則舒、雖數十百家、皆接宇也、山者宂處、東部五十四種、西部四十一種、北部四種、東北七種、河上聚十三種、有酋豪、無君長、豪大者百餘戸、〻大者百餘口、生十歳則没水捕魚、以姊妹為妻、無則它聚、多者有七八妻、無父子兄弟男女之別、同室而寢、同器而食、夫死不再嫁、以見乱為深恥、生

而連眉、其飾多於男子、取草木之皮為絲甚纖細、適
人則刺面及手作花草之狀、無錢幣醫藥聲樂服制
舟車之用、近世以来剗木朶之貴人貿耳以銀環、阜
者用鉛錫、又有貿鼻者、晝一食、夜無竿、得稲麥、藏以
羞賓客、近世以来種稷芋之属、尤嗜酒烟、其草木則
極長大、不類内地之所産、其獸有熊羆麋鹿、無牛馬
異獸、有海豹海獺海狗海牛、又有魚如江豚、鯨觸其
鬚則死、夷乃喬其肉、燃其膏、兵械有皮甲藤盔刀
弰弓矢、吹竹聚衆、求鳥壺椒蜘蛛塗其矢、抹生蒜附
之毒解、是以有仇者佩生蒜、善磨石作鏃、方無是時、

刀、咸無及人、死、兄弟叔侄責以不孝不弟、舉其力相
擊、流血于面而止、瘢亦隨愈、東部有源廷尉墟、鎌慶
崎在西部、夷為祠祈之、必有得也、北蝦夷精悍尤
難馴、有二十二部、産雕羽碧玉、賣蟒緞文繒綺帛咸
貨韃子所得也、信廣六世孫慶廣、以蝦夷攻九戸、慶
長初、慶廣以所居号為松前氏、死、子公廣請開金山、
商賈往来相属、寛文中夷始疱瘡、死者甚多、田澤
乙部二部為之亡、此時川北亡人庄太夫誘蝦夷作乱、
酋長雀置亂有刀、負三馬、說庄太夫之言、以女妻庄
太夫、往来諸部、波夷酋鬼菱案察其有異志、潛往金山

復伺、雀置亂乃發兵圍金山、殺鬼菱及松前使者商
賈四百人、於是郡縫之道不通、上以為公廣孫高廣
幼新、代其父、遣其父之弟親衛恭廣往擊、雀置亂曰、
若負羽至難戰、欲急入郡縫、至郡縫見發砲殺人、如
大驚沮、又聞恭廣至、脫甲逃散、恭綱乃誘雀置亂殺
之、焼庄大夫、反者悉平、蝦夷東北尚有三十七國、商
賈或至其地、俗極獷、不親近人、云其北海氣昏黒
不見日月、所謂夜國者也、

外國傳第五十四下　巻七十九

阿蘭陀者、入尓馬泥亜種也、以毛髪赤、呼為紅夷、去
長崎万二千九百里、居北海嶋中、其人白皙蓬首、甚
長大、深目昂鼻、以唇舌言、横文有二十四分而為両
也、稱身為衣、戴氊笠、被皂縵于背、無大君長、共和為
政、酋長部帥、莫不得其人也、有所奉之法、與耶蘇異、
猶浮屠有宗派也、其初捕魚海上、往来無所定居、稍
漸土着為部落、役属于伊斯把尓亜、常供其役、永正
中、以其見侵侮、叛不受其命、伊斯把尓亜攻之不克、
陥十餘州、相仇百餘年、田荒不易、城壊不捕、将而与

斃隣國為言釋其怨紅夷乃歸所侵之地自保聚為七州天正後厚賂暗尼利亜従与之俱遠販貨遠方所至能知其士之風俗嗜好而中以其所求遠近險易廣狹小大悉之不遺遂欲府天地之間而盡有其所生殖之權通貨三百餘國其際所留居積貯三十餘紅夷廣輪四日程所出猛兵強雖大國畏其結怨自開國以来猶未嘗相攻見畫師所圖源平戰爭曰何國常侵日本何其俗之相似也人或喩告之不信曰豈有邦人相攻之事耶天文地理自然成其法望天知地推地測天高度之以遠厚量之以長不信于

所不見不疑于所不聞其曆以歳統日以日統月以冬至為歳首有墨瓦蠟泥和者天文中其國稱為有聖智裝六船資十年之食行天地之間船朽而焚之者三自古言地之形者以理耳墨瓦蠟泥和所親踐履積塊之極有八十二大國立為五州作万國輿地全圖蠻中說地理者莫不宗此也醫知腸胃脈絡病之所在而治之灌浣之針熨之必不可治則割剔以木代其肯又善御馬人道之要貨為貴而雖父子自有其分不相假力紅夷見伊斯把你亜據呂宋市香山慶長二年明萬曆二十五年至平戶獻所齎之貨

六年攻呂宋、未聞互市于香山、明人不許郷道者下
獄、九年攻敗美洛居國、与仏郎機分地而守、与争威
于海上、又置鉄羅雷于臺灣、鉄羅雷者猶言総兵也、
久之臺灣蛮襲取彭湖、明人誘毀其城、許之互
市、紅夷強横于海上、〻〻苦之、常劫末次政直所遣
舟、識其長崎人縦之、尚留十餘日、多乞酒食乃免、長
崎尹、募壮士濱田弥兵兄弟十餘人、如臺灣、鉄羅留
以弥不佩刀、台入帳中、弥入帳中責以行劫、鉄羅留
大怒、左右麾執弥、弥直進抱鉄羅留、弥弟新藏、奪侍
者刀、擬及于其胸、使譯呼曰、動則殺汝主、鉄羅雷曰

臣知罪、然臣死、罪人不可得、臣有児子、願代臣行、臣
執罪人往贖児子之命、弥乃提其子帰、従是之後、紅
夷見長崎人畏之不敢近、十四年、紅夷至駿、命許互
場交易、元和九年、明天啓三年、紅夷已去彭湖、以竟
不許互市、復入城彭湖、貴刑三路征勦不克、明年福
建巡撫南居益伐大敗之、寛永九年、紅夷數人、前与
末次氏通犯禁者放還、十五年、以善火器令従海上
攻原、殺賊二人、火器壊傷監軍、失一夷、監軍以為無
益罷之、後猶以従軍故厚之、諸蛮歳至江都、然其舩
中多兵器、尤慎其防云、嘗見一山海中、汲石、咸黄金

也、載之則舟膠不出、帰語諸其主、〻〻賚三年之糧
遣之来、不得其山、上岸汲水、為南部人所禽擄、送江
都、其所言如之、見利遺生、有渰死洋中者、明亡時、鄭
芝龍等奉唐王為監國、取臺灣自廣、紅夷不知其事
不由清、益以為然、得清人便殺、後盗普陀山焼之、帰
如長崎、居數日失火自燔、併所元資咸盡、清以是深
疾紅夷、賂中貴人求之不許、朝鮮得紅夷、語不通、置
之海濱、寛文中、掠得小舸、奔長崎、諸蛮不通朝鮮也、元
禄十三年、入尓馬泥亜伊把你亜搆兵、紅夷漢人
剌助入尓馬泥亜、拂郎察波尓杜尾尓加西郎助

伊斯把你亜戦結不解、蓋小國間于大國有難伐故
不善者、名都汶野咸廃、正徳三年渝平、還得唐帰侵
地而去、紅夷之舟益通、莫所不至、
諳尼利亜与思可齊亜同一島、而近于紅夷、俗鷙悍
善没、出利劍、好行劫海上、諸蛮苦之、呼為海賊、國王
尊天主之法、聞之恐懼、立禁之、天正中、載貨至平戸、
慶長年中与紅夷至泉東、久之以所得不償所費、謝
平戸侯帰、有由此紅夷益得志、寛永中其王廃妻立
妾、邏馬王曰、教門之戒有十、姦淫為重、今諳尼
利亜廃其夫人立妾、無道亢諸君王、奉天主之教者絶

勿与通、延宝初、諳尼利亜至長崎〻尹岡野貞
明以其所資来同于紡之、其首即帰平戸候皆、不知
孰是也、蓋元所給者不出其國云、
伊斯把你亜大國也、有夷十八種、咸受其號令、世有
萬材、以天教雄于一方、夷人信服、善貨殖、轉販諸國、
慶長初、取呂宋、通使日本、号新伊斯把你亜、寛永中
達長崎、以奉天教劫之、
新伊斯把你亜者、伊斯把你亜種也、大國也、在東海
外九千里、長亨中始建國、民物蕃庶、多金銀銅鐵、及
他珍異、西洋諸夷交會之地、慶長十五年、其國人
為風所漂、至東地海濱、給糧繕舟而返之、又之献土
物来謝、洛富人田中勝介与倶至其國、明年秋帰献
五色罽蒲萄酒、其國人語勝介曰、相去万里、生死且
不測也、日我所以往者、以救我于艱難、欲一至謝之也、
于請勿復来、
佛郎機在北海中、与紅夷伊斯把你亜意大里亜接
境、大國也、多金銀、美酒漿、為高雄諸國、曽通于日本、
那勿蠟小國也、在伊斯把你亜北、其王誓以天教化
横目之民、棄國遊四方、寛永中由呂宋至長崎被誅、
西齊里亜在意大里亜南、海中生珊瑚、有二大山、其

一者常有火、一者有烟、四時不更、寛永中、西齊里
亜人至長嵜、棄耶蘇著書三巻、官為給衣食、改名岡
本郡就、
意大里亜治邏馬城、〻大十八里、城郭宮室甚宏麗
立國以来、千四百年、國無火災、民物蕃庶、天地之所
生無無者、國王專奉天主教、長于三十餘國、咸受
其教、官九等、學二十科、其文字見若篆籀者、見若
行草者、諸有古今雅俗音韻詞藻也、天文地理暦象算
數醫藥方術莫不備具、四方學者居邏馬城七十万、号
王曰教化王、其俗被長袍小袖無冠、教導之管、加以

白氈幅布如方袍者、迎下開之、以長短為尊卑之差
王則二人執從其後、至征敵國、有蠢鼓幡蓋旌旗之
設、專銃炮之利、二千餘年、莫敢敵也、自士庶人冨者
至于王、一夫一妻、死則不更嫁娶、無子絶嗣、以姦人
之婦女為罪莫大之、王死、長子嗣、無子令臣民各以
意書可立者、封而上之、王閲之、立所薦多者、官爵
亦如之、不敢擅与人爵録、宝永中、有異人居薩海上山
中、薩人擒之送長嵜、言語不通、文宗時在東宮、聞之
語源君美、〻曰、彼亦人也、非鳥語牛鳴之類、文宗
然之、迨嗣位、命与紅夷一人倶至江都、其人持二書、

記日本事及語、君美曰至舍、与之語、且問所以来
之状、譯者与紅夷通語往来其人按書應對、竟無所失、
偶有不通、紅夷為之指陳其人曰教化王聞大國之
義、遣使求開禁、通商賈、見万國圖、言所由来与宇宙
之間、論教化之法曰、六合之中、其法有三焉、一曰西洋
教、二曰莫臥児教、其一教及印度浮屠之教、不絶
如綫、又有一種儒道、其法行于支那、然居東南之隅
不能化一城、何遑它及、且今擧國為韃靼、如此小數、
雖有如無、不足為教也、君美乃記其所言以進之、謂
采覧異言、紅夷國志、使紅夷送其人帰意大里亜、許

通商賈、
齊狼島、亦名錫蘭、在南海中、其國与柯枝相望、
其俗与莫臥児相類、其人短痩、善没水、白眼綺唇
亦髪如螺、色不深黒、所謂崑崙勃者、紅夷掠之
以従、遇之如雞狗、
巴旦去長嵜一千四百里、在臺灣南、延宝中、蛮十六
人、為風所漂、至日向、唯食犬、不食它物、日向送至長
崎、道死者十人、見紅夷有甚悦之色、紅夷乃出萬國
圖示之、指之曰巴旦巴旦、語竟不可知、乃使紅夷送
帰其國、其六人往々病生而痩、還者僅二人、後紅夷

開市場八丹、疑其地、
番丹去長崎三千五百里、在爪哇南、清人至其國得
異物来、貿諸長崎

波尒杜瓦尒之地、北接拂郎察、東接伊斯把尒亜、俺
大魯西亜、西盡大洋、財饒兵強、最大國也、西洋之通
波尒杜瓦尒為先、天文十年、至豊後、教造之鳥銃、十
二年至薩摩、從是大率歳至、元亀初、謂大村侯
曰、見海灣莫若深江者、侯以為然、遷高来大村
平戸之豪、與之交易、貨物使受其教、豊後大友
義鎮、遣植田玄佐、報聘波尒杜瓦尒、玄佐因遣其子還
馬學耶蘇而去、佐死于波尒杜瓦尒、時波尒杜瓦尒取咬𠺕
吧臥亜阿媽港、置明亡人知書者、通四方之志、秀吉定
九州、豊後侯見教師于秀吉、以為倨出之境、尚
不絶其人、令遍市、慶長十三年、有馬晴信遣吏士三
百人占城、為上求奇楠、帰過阿媽港、波尒杜瓦尒謂掌
船者加必丹、謂掌商者真如盧、相與謀曰、長崎人
數出、知土地之産與珍異之所由来、非我利也、不若殺
之滅其跡、彼見其出不帰不出、不出我大得志也、殺
吏士從者殲焉、唯奴三人伏貨中得免、亡帰言加必
丹之謀、明年十二月、加必丹至長崎、知事泄、不肯

離船、晴信及長崎尹已受上命、出兵将伐之、逃至祝
島、有風不能去、船中多火器、殊死戦、使善没者齎鋸
堅鑿不可断截、柴焼之、却為所燔、二子乃連船断帰
路、攻斬船主、於是蛮自知不免、噴吶囉叭鉦鼓砲銃
諸可作聲者撃之間、數百里之外、前自蛮脱帰者、知
火薬所在、発箭焼之、火発船焼、無一人得免者、縦蛮
居長崎者帰阿媽港、告以誅加必丹之意、且聴其改
過自新、蛮大恐、後二年、海舶総兵東適武、遣東曽訥
朝駿府、給之信牌、队亜蛮来称総兵巡海務事、大宗
時已平耶蘇、以阿媽港蛮与伴天連倶来、絶不得延

塞、久之装貨又至、上使太田資宗如長崎、責蛮知日
本禁伴天連、潜資乱邦政、遂出之境、蛮不可、又至、使
加々爪忠澄・野々山兼綱、如長崎、盡焼貨物、殺六十
三人、放十三人帰阿媽港、前是王取婦伊斯把你亜、死
國人奉遺腹子立之、亦早死、先王之弟有出家修
道者、大臣迎立、亦無子、立兄之女為王、女王敬天敎
遣子羅馬學道、母死不肯帰為王、國無君六十年、敎化
王曰、天以國与子、子々不受、逆于天矣、正保四年、乃帰為
王、遣使日本告嗣、請修旧好、長崎尹馬場利重
使更視之、舟二艘、多兵器、無貨物、利重發諸侯兵

五万舟六百閏之、既縱帰、後三十八年、送犯人遭風至
阿媽港者十一人、至長嵜、〻〻尹河口宗宜遂、出之境
曰、後有送流人来者誅之、
咬嚁吧者、呱哇邉也、去長嵜三千四百里、在南海中赤
道之下、常暑熱、穀再熟、其暦二分為夏、二至為冬
二春秋、而成八時、其俗大抵同暹羅、赤髮黒面、有文
身者、男蓬頭、女椎結、纏以白布、多鸚鵡、遼哥鸜鴿、孔
雀、火雞、水犀、豪豬、香猫之屬、出雞舌、龍腦、胡椒、肉豆
蔻、檳榔子、斑枝花、莉藤、甘蔗、燕窩、蜜蠟、各色間道
石貝、黒布、明亡人居焉、号唐人、呱哇人、昏惰尚面〻

敎明萬暦中、波尒杜瓦尒厚幣假地建府庫、既而立
垣、呱哇不禁、遂以為城、置守兵、謂之咬嚁吧、呱哇無
如之何、却服属之、供其役、寛永元年、紅夷襲取其地、
波尒杜尾尒率呱哇攻之、呱哇信鬼、畏猪如虎、紅夷驅
猪趨呱哇陳、継以金鼓、呱哇皮兵走、波尒杜尾尒大敗、
紅夷兵三千、築十餘城、唐人三万皆属焉
呂宋在廣東南海中、明万暦中、伊斯把你亜商往来
呂宋、知其主昏士弱、重幣卑辞、請為府庫之地、輸税
供役、如編戸之制、藏兵器于中、潛固其牆壁、威脅
士人襲殺王、所署置、有王、有鎮守、有東洋総評叓

其鎮曰美墺汝機、明人居南海上、来殯十三万、日本人居東海之濱、學耶蘓三千、自衣服器械、咸用本國之法、不得与呂宋交通變俗、慶長六年、呂宋人来言、日本人与明人為盗、是時上聞濃毘數船大國、令呂宋種、而相通親善、盛欲通濃毘數船、詔使者曰明非我令之所及也、日本人已在呂宋者、當刑者刑、當殺者殺、如呂宋之法、自今後不持符者、咸亡人也、符則復書之印也、其人若不従呂宋之約、注姓名及所犯以来、呂宋人至濃毘數船者、避風日本、通日本于彼、賜兵器遣之、濃毘數船即新伊斯把你亜也、明年呂宋至土佐言、如濃毘數船遭風、為其八船請給師、上許之、而濃毘數船遂不願通日本、十六年呂宋王貢土物、明年又来、後日本絶西洋諸國、呂宋不復来、

占城在交趾南、狼陋多漁者于農、去長崎千七百里、周時重譯至者越裳氏之地、秦曰林邑、漢曰邑連、其曰占城者、始于五季之世焉、明洪武三年、占城王朝于明、屢為安南所苦云、其俗無衣裳、不知朔望屋檐去地不過三尺、戸北向、草木不枯、雖嚴冬如明六七月、慶長十一年、占城王貢方物、十六年因呂宋人賜王刀一、王妃姊妹衣服有差、命貢奇南、

暹羅在占城西南海中七日程、去長崎二千四百里、
在隋唐時、稱曰赤土國、元時有羅斛暹二國、羅斛併
暹、号曰暹羅其國立大庫司九、府十四、縣七十二、大
庫司之職如明布政使、府縣皆屬焉其地西北有大
山、東南平衍、天常熱、民屋層閣、藤竹之席、男子去鬚
髮於頂上叺存毛耳、金花飾冠、垂瓔珞、單衣長袖、佩
刀、婦人盤髻加飾、沐以香油、被皁帛、貧人無衣履、以
花布掩前後耳、馬短於驢、畜象駕車、充耕耨、往戰野
有虎豹犀獅水牛山馬香麝鵞蛇鳥多孔雀白鵰、椰
子椋榔肉桂甘蔗紫白檀烏木其多沈香土石之可

嘗而治疾者甚多、屋大抵以竹為棟梁、無大小麥、黃
白粱、四時食瓜茄、穀三熟、一兩之銀代米二斛、一斗
之直大率二錢、民無知饑乞食者、一家之所与可飽
十人、一日備則有十日之資、風俗剽勁、性陰賊、人懷
毒藥候伺、雖同行千里之途、未嘗同食、人帯尾釜炊
食、明時破真臘降其主、以兵覇諸國、聞明与日本相
距朝鮮、遣使握叭喇等、請擣日本、兵部尚書石星叅
請許之、巡撫蕭彦統論其害罷之、慶長十一年、暹羅
貢方物、賜鎧刀還之、命貢奇楠、末鳥銃火藥、從是其
人數来、十八年、小倉侯獻象牙白絹孔雀豹皮其余

人如暹羅所買者也、元和三年、勢人山田長正載貨至
暹羅、會六昆大庫司背王、連年不平、國王求舜烈
摩偷摩匹浮臘浮烈照杲倫怕臘馬呼陸闍安尾臘
尾离西卒皮耶馬呼离洛縛樂刺納臘日佗尼無离
倫宣言、出日本兵、以長正為將、平六昆王、乃以女妻長
正、使決事、長正乃說王貢獻日本、七年、遣坤皈實
參𡨚坤備斜葺使奉金葉書入貢獻、寛永五年、王死、
子奈舜烈摩倫摩匹洛臘照杲朗怕臘馬記陸悃安
尾納尾離西昆耶摩訶離祿普樂嗼納臘日佗尼務
離倫立、明年遣使鸞汝悃納勅坤喇圭离坤若車末
等奉金葉書入貢獻、從是之後、暹羅人又来會絶西
洋諸國、明暦中、因清人請開禁許之、初京師南都豉
取人、往々如交趾暹羅東京埔寨等國、洛角倉氏
奴子高汝人宗心、還自西洋、言自長崎南千三百里
至阿媽港、其地不見北斗、自阿媽港南三百里、至弱
尾島、又西南三百里至交趾、又南四百里至占城、又南
四百里至東埔寨、又西南八百里至浮屠、所謂摩竭
提國龍汝河口、自長崎至龍汝河口、三千八百里周
歳始達、摩竭提國在暹羅北四百里、國中有釋迦
所居、日祇園精舍、尾石縱橫數十里之間、此其跡也、

云、
満剌加在占城南、去長崎千七百里、古謂之頓遜、明
永樂中、若暹羅之役、納貢于明、受封爵、従是暹羅不
敢擾其國、後百餘年、波尓杜瓦尓伐滅満剌加、明世
宗即位、詔波尓杜瓦尓復其國、諭剪大國、以継絶興
亡之義、咸不應、然其人至長崎者、至今稱麻六甲、
大泥在暹羅南、去長崎二千二百里、古南天竺之地也、
初服事爪哇、稱曰勃泥、明詩、屬暹羅、事明甚恭順、
万暦中、王嗣絶國乱、夷侵其地、大臣悔共立前王之女
為王、慶長四年六年、並納方物、十一年、愬日本船

暴大泥、神祖賜書慰之、云帰則治罪、大泥有大鳥、
名尼慕、走也駿馬不能及、翅長不能自擧、貴人以其
喙為盃、取羽作盔纓
東埔寨在占城西、去長崎千八百里、古真臘地也、今東
埔寨大泥満剌加、咸三佛齊種也、咸熟國也、東埔寨
多蚊、富者晝夜居帳中、貧者手不輟扇、以自防、其暦
以十月為歳首、穀再生、以故富饒、唯若恒河、〻〻大河也、
夏秋之交、浸長浸城郭、樓居、舟行、數月而止、有
三教、治其國、慶長八年正月、國分為二、遣使・日本求
兵器、乃給刀二十遣之、割符通商賈、久之、神祖遣

明人林三官、求奇楠、閉冠不達、十三年、東埔寨人提坤窓宇言、東埔寨与占城平、令占城輸奇楠尤好者、神祖嘉之、与之刀十、馬二疋、又前日本商盗東埔寨者、盡伏其罪、而其黨據須濃波夷、刼商賈、恐誅不敢帰、神補諭其使曰、帰諭汝王、其地遠不可遣兵往誅、王其發兵速殲焉、十六年上見其使、従是毎至常見之、寛永四年後絶不来、然清人至西南諸夷交易貨物、至長崎、諸夷亦或載与之倶来、今専達長崎者、清紅夷已、

安南古交趾之地、去長崎千四百里、唐以前内属置郡縣、五代時、天下分争、不復及方隅之事、土人曲美據有地、宋初封丁部領為交趾郡王、三傳為大臣黎桓所簒、黎氏有國三世、大臣李公蘊簒立、八世無嗣、女壻陳日炬代之、明建文元年、大臣黎季犛大殺陳氏宗族自立、號國大虞、永樂五年、明代取其地、為郡縣、既黎利作乱自立、明帝不能復遣兵、署利權治其國、黎氏復興、安南大抵与雲南同俗、知礼樂之教、學聖人之道、其地無霜雪、夏秋水大出、原田行舟、禾之長至五六尺、慶長七年、安南王奉書閣下、賜之復書、以其印為符、通商賈、無符者殺之勿赦、従是毎

其人至、賜以兵器、獻沈香、眉、水沈、氷糖象牙鸚䳇
孔雀利年鵝緞綾、洛賈人中島道晴幸神祖、従容
謂神祖曰外國糸賤、貫之可利民、上乃遣道晴等交
趾、角倉氏還、獻綾縉及斑猫葛上亭長、寛永九年、明
崇禎五年安南人来言、黎莫争國、戦無止時、後絶無
来者、
東京安南種也、去長崎千六百里、其地肉桂天下貴之、
寛永六年、長崎尹給末次政直管信、往東京、
長人在東海外、紅夷、嘗蟻其南邊、遣人汲水、舟中、惟
其人、往見之、有家甚崇高、恐走還至船、具有追之者
長二三大、半没水而止、紅夷、断纜而走、於海中得一
尺中指之骨五寸許、度之五倍常人焉、慶長中、封通
甚固、流抵、羽州、或告諸最上氏、発之盛長人尸、時以
為不祥、毋何最上氏亡、蓋其俗、人死棄尸海中、又西
南海中有五六百里國、紅夷後適不見其國、又如北
海、紅夷前来者遭寒凍死、其尸立者臥者坐者作者、
経年不化、
雞脚蠻在臺灣西南、面黝黒、足或三爪或五爪、捕鳥
獸食之、上下山若飛、刀兵有毒、觸之立死、清人至其地、
無還者、相馬嘉兵遭風至此、見金鑼米不与、脱木

緋衣代之、得五六分、頃之相聚三四十人、見其足咸三爪、見之驚走得免、

史臣曰、吾見西南事、知物之変無極也、嘉撫御有方、序列其逼于邊者矣、

自序第十五　　巻八十

澀井氏不詳其所繇出也、考中古以來歷譜牒、及徽志、蓋平氏之族、與平常胤之後至蕃、分處武総之間、咸因所食邑為族、其中有萱間、有澀谷、有磯、焉谷場吉廣者生三子、皆顕貴、今其祠在利根水之南、曰一位祠、二位祠、三位祠、河之遷也、出其間、而三位祠處水之北、谷場疑萱間也、因音近訛矣、越相交争、越君輝虎令其將木戸元齋、因崎玉豪傑、城羽生而逼忍萱場源五午澀井吉元、磯吉直、以兵屬之、攻菊郡縣無止時、吉元者源五從子也、号曰越前守、吉直曰

豐前守其卒元齊不能堅守連越之兵与源五謀棄
地北歸、源五子曰光齊、善吹笛、目盲不能綾從、吉元
与之共止居名村之壁、一為相、一為越、不專有所屬
也、相君亦以其能自捍、不使屢越河而南、置不之攻、
蓋萱間又為萱場、澁谷為澀井也、天正十八年、秀吉
伐相亡北條氏、移參公都于江戸、謂之神祖、〻〻既東、
封大久保忠隣于羽生、忠隣叔父忠教、為忠隣治
内事、不能出、故行其邑、逐士族無所屬者、毀其壘壁
於是吉元与卒伍、平塢壁耕焉、遂名村民、吉元子
曰吉重、以磯吉直子吉綱為後、吉綱生吉行、〻〻生

利光及利之、〻〻生重之知義、重之生長賢孝德、慶
元以来、兄弟之家有三四、朝廷每有大興作雜役、署
典其事、然疲離墳墓、畢訖謝罷、皆清廉治辦、司農常
以為言、當于求吏于郡縣、必先澀井氏、王父名曰利之、
始事諸侯、居足利、然不以其家行、十餘年、忤家丞
罷、侯知非其罪、留其次子知義善遇之、予使父也、王父
於諸孫中愛予兄弟、諄〻教誨、以期乎有成也、前是
先君子、亦出給夏司農府、充山陵佐吏、畢事去、寓林
祭酒家、与處士根本遜志、水戸名越克敏、肥後秋山
定政、都講井上通熙、相知甚驩、晝夜飲酒、不事〻、

咸當世知名之士、而預其流者、大率以拓落不覊稱久
之為長賢寘贊于定政、為孝德寘贊于適熈、使誦
経史、當喟然歎曰、夫　　夫貴適巳之意、擬擬無為也、
方王父栖舘舎、語予兄弟曰、渋井氏之先雖不著試制
一城之命以不在與家、凌遲至于斯、汝輩勉旃、今天
下雖世及有時乎用材矣、用而若舍命也、非人也、有如藏
材、成器、以著父母于後世、亦有自為耳、成之也難、過之
也易、汝輩充其難者、待其易者、當今之士耀輿馬、
華劍履、使令僮僕取榮于一世之間者、咸其光寵
若所得、累世承其慶也、其人多氏族不能知、尚

何擧其所以、使人歎于門所不聞、見所不見哉、先人
有傷于此、訪故老、序舊聞、欲以成其編、善者勸、者遏
者改之、下以傳諸子孫、意甚成矣、然未有成、没我亦
病不能也、汝輩其勿忘諸、既長賢継仲父後、予給事
翰林、多所觀諸子百家之語、十年所會謁者山形侯
遷大阪留守、擧予与俱、如大阪、典府謁、歳餘侯入為
知政事、移封佐倉、初府多事、或守謁者、或御使命、往来
東至佐倉、北至光陵、俄罷、特典経籍、位卑禄微、優遊
自居、因是亦自備粗謏聞天下之大計、及會同宗
遇祭祀朝覲宗室列侯之所事、朝廷吏之所職、先君

子歿之後、會孱之就世、予乃愀然遠慮、愍然深悲、外
之無有所建明、而擧忘補闕、以益所事〻之君、内無纘
賢者之緒、旁羅異聞、以俟後之作者、祖考之所望于
余兄弟、殆靡矣、今家兄亦新喪、而身始稱老、四體不如人
遠、甚恐懼、終無所成矣、司馬遷有言曰、尚書獨載
堯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馴、孔子所傳宰予
問五帝徳、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
發明五帝徳、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
不虚、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〻見他説、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嗚呼、耳食之徒、

誠不深考、誠不深考、浮言躁辭、終未見其有成者、予
是以博考諸史傳之文、採摭長老之所稱、并論次成一家
言、其意欲傳國家徳業、暨父祖所望于予者於後
矣、傳曰、慶長十六年、始置史、記事、記事蓋起于斯矣、
維其後天下既定無事、命通才之士、所作極多矣、自
宗室列侯有司、録所藏家之書、送官、備且盡矣、然
國史盛揚祖宗之美、不合典礼、不應教制、粗渉權變
者、卻之不序、列國之史、士大夫之書、獨擧所以興起、諱不
中、戰不克、廢替殆絶、匿而不説、唯野史無嫌于此、内
而宗廟朝廷、妃嬪贊御、外而列國附庸、陪僕輿隷、

商農巫僧之流、有聞便記、有見便録、無文飾、無隱

諱、或足以補之缺矣、野史之弊、有以小規大、以古擬

今、信流俗之言也、其自欺、々人、固亦不可観之君子

也、今之述事者、夷考得失、錯綜彼此、疑以傳疑、信以

傳信、於所不知闕如也、庶亦無難焉、司馬遷據左氏

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

漢、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々々、乃父子相

續纂其職、可謂備悉矣、然薦紳先生謂為多陳謬

非難之又難哉、然比之今日易々耳、慶元以前、叙戰争

縱横之變、有如左氏國策者乎、慶元以後、擧制度

文章、有如太史公所得観律令章程軍法圖書者乎、

事之雖小、々人之雖微、方其叙之之時、必也參之、必也上

下之、必也以聽斷之、而後方始筆之于冊、而况於朝

廷之議、四方之慮乎、神武以来、二百有二十世、中葉失

政、文武爰分、降至織豐之覇、天下大乱、臣弑其君者

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皇統之不絶如繫、我神祖

起自岡崎、奄有天下、臣列辟而事天子、一君一臣、如

固有其道、是蓋時之變大矣、縉紳先生以古者列國

之義質之、以官爵之号裁之者、有嫌乎尊矣、有言

黜周王魯者、近誣矣、有以覇為言者、類竊威福矣、方

夫撥乱反正之時、期乎安四海、子万姓、豈有意于名
位哉、謳歌者不謳歌西而之東、訟獄者不訟獄西而之東
一姓不再興、天報有德、如詩〻命之者也、進爵
尊号在于往日、而西可在于後日、非所謂覇府遥制
也、以將軍号令天下、以國号交于隣國、非黜周王魯
之義、非如事必関白也、諸儒所言皆不違変者矣、因
名制實、因實制名、自有一代之體、不取乎遠稱先代、近
乱時制也、或曰、子識諸儒大善、其不紀皇室而紀江
都、取庚子已来何也、余曰、不然、易曰、高而無民、尊
而無位、今皇室之謂乎、尊而無位、故得失之義不在、

高而無民、政治之事、不由、若必之乎、灾祥之於天
官也、遷授之於中書也、記注唯謹、何以史為、豊臣氏
之侵明、過秦之撃胡元、〻離心已久、何故載其孤、庚
子年我神祖一戰大捷、如大阪、聞天下諫已、咸曰、狼
子野心、莫養成其毒、神祖曰、噫小子無知、何罪、封以攝
河分宗室列侯功臣土、以鎮天下、不有天命、何能
於此、雖前史、終乎乙卯、所以國史起乎庚子也、自庚
子已来、雖詔令並行、其曆其元、特以詔書行、是亦所
以表之先皇室也、且不表者竟無見也、此史侍為然、或
曰、子親觀信宗之世、何故不列也、將有避也、余曰、否、

以足爭天下不為也、柔以制剛、靜以克躁、愛者助之、惡者成之、自然不得不爾、德祖美順不更、大宗相時、正上下之分、其業大成、嚴宗之小心、憲宗之雄傑、文章之文、德宗恭儉、咸有一德、作紀七卷、維　天子之尊、垂拱無為、公卿大夫、賤礼遵軌、江都因事立官、列侯分疆有土、封宗室功臣于其間、撫安天下之民、象賢克繼、不肖即隕、可為惕也、作表十卷、天皇之治、載在方策、江都之政、隨時損益、有自然而然也、有為之而然也、作志八卷、昔源頼朝制誅殺之命、号稱伯三世、北條氏竊其權、自此四隅方強、有封建之形、足利

昔孔子之弟子、問孔子以今之賢臣、而孔子曰、不知也、昔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夫以聖人之知、猶不能審其時之賢者、而小子何敢堪列之也、勸懲非小子所任也、毀與譽與我何傷也、且此書能傳之于後哉、國家之祚、日隆月盛、賢士大夫有能作者、便有取于此、是其志也、維足利氏滅新田氏、擅天下、雖服其強、有不厭于人心者、是以不能正綱紀、施仁義、定州郡、撫兆民、盡仇敵也、矜寡孤獨、椎魯之民、尚望新田氏之復興、而輔皇室也、爰始祖僅有數頃之田、已有匡正之志、之子之孫、相繼、增其業、至神祖廓彊土、勢

氏既弱皇室、兆民不復知有天子、詔令不出閫闑之
内、貔虎之士咸君列城、其叔世尤兼小強併弱、不肯
朝京師、不肯供貢賦、州郡不復知有足利氏、織田起
于陪臣、豊臣出自輿儓、恣意斬艾、樹己黨親、慶長五
年、天下分裂比、戡定、廢絶殆半、神祖乃推亡固存、封
有功之士、参立、自後以勲以労、雖不廃、有邑有禄、世
及成則、内以慎其職、外以褒其咸、名数是崇、百度畢
足、作傳五十五巻、國史八十巻、雖不足稱揚 聖世、
於所傳聞載不遺矣

國史、紀表志傳凡八十巻、所據書二百二十五、寶暦
元年起草、明和七年功成、其成也五易藁、二十經歳、
公聞命録上、既諸可須者、二月十五日起筆、上套九
巻、三百四十八張、中套七巻、二百七十一張、下套十巻、
三百九十八張、通二十六巻、千十一張、八年辛卯四月
晦、孝德丈妻子男所書三通並成、與男德章甥
山純方校訂、始于五月朔、畢于六月晦、七月二十七日
上二通、留妻所書一通于家、八月十五日
公親序之、使大丈常朝視草孝德寫之并家藏本焉

引馬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